



卷五

道逸遊

齊物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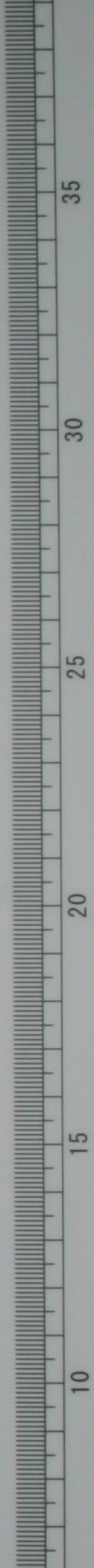
卷五

人間世

養生主

德充符

413
878
1



4 13
878
14

漆園老仙之作是書也其見道精其憤世甚亦惟
 其隱放之跡足以行之奇崛之文足以發之至於
 茫昧浩渺之莫窮鼓舞變化之不測蓋亦信其眼
 力之所及筆力之所至有不自知其過於激鄰於
 誕者其初心豈曰吾欲以此而垂世立教哉又豈
 曰吾欲以此而崇老抑儒哉奈之何讀之者之不
 之察也非以虛無宗之則以異端闢之見既出塵
 語又驚世往往句讀之未盡通字義之未盡明則
 又以疑辭闕之脫簡諉之諉也之彼其心亦豈欲
 得此於後之人哉庸名甫鼎屬齊先生玉堂

林公得聖人之道於樂軒樂軒之視漆園所謂後世之子雲 庸齋之於樂軒則太玄之侯芭也於是出而為之著其篇焉分其章焉析其句焉明其字焉使篇無不解之章章無不解之句句無不解之字向之虛者以實異者以同疑者以信脫者以完而南華一經歷幾千百載始得為天地間全書豈惟老仙將雀躍於九萬里之上樂軒亦必且手舞足蹈於瞻前忽後之間矣或曰以性命之書加訓詁之學若朱夫子所謂集大成者其自易經以至騷詞莫不有釋乃獨闕然於莊書者將無不可

哉同日規姚姒下逮莊騷非韓公之言乎晉宋人未足盡莊老實處非朱子之言乎不然豈其猶有所未盡耶抑果有所待而然耶庸齋之功當不在朱子下矣同懼夫學者忘昔之難樂今之易而或至於忽之也故重言焉景定辛酉季夏望日石塘林同謹書

莊子庸齋口義發題

庸齋林

希逸

莊子宋人也。名周，字子休。生睢陽蒙縣。在戰國之初。與孟子同時。隱遁而放言者也。所著之書。各以莊子自分為三。內篇七。外篇十五。雜篇十一。雖其分別次第如此。而所謂寓言。重言。卮言三者。通下書皆然也。外篇雜篇。則即其篇首而名之。內篇則立為名字。各有意義。其文比之外篇雜篇為尤精。而立言之意。則無彼此之異。陳同甫嘗曰。天下不可以無此人。亦不可以無此書。而後足以當君子。

之論若莊子者其書雖為不經實天下所不可無者郭子玄謂其不經而為百家之冠此語甚公然此書不可不讀亦最難讀東坡下生文字只從此悟入大藏經五百四十函皆自此中紬繹出左丘明司馬子長諸人筆力未易敵此是豈可不讀然謂之難者何也伊川曰佛書如淫聲美色易以惑人蓋以其語震動而見易搖也況此書所言之仁義性命之類字義皆與吾書不同一難也其意欲與吾夫子爭衡故其言多過當二難也鄙略中下之人如佛書所謂為最上乘者說故其言每每過高

三難也又其筆端鼓舞變化皆不可以尋常文字踐徑求之四難也况語脉機鋒多如禪家頓宗所謂劒刃上事吾儒書中未嘗有此五難也是必精於語孟中庸大學等書見理素定識文字血脉知禪宗解數具此眼目而後知其言意一一有所歸著未嘗不跌宕未嘗不戲劇而大綱領太宗旨未嘗與聖人異也若此眼未明強生意見非以異端邪說鄙之必為其所恐動或資以誕放或流而空虛則伊川淫聲美色之喻誠不可不懼希逸少嘗有聞於樂軒因樂軒而聞艾軒之說文字血脉稍

知梗槩又頗嘗涉獵佛書而後悟其縱橫變化之機自謂於此書稍有所得實前人所未盡究者最後乃得呂吉甫王元澤諸家解說雖比郭象稍為分章析句而大旨不明因王呂之言愈使人有疑於莊子若以管見推之則此書自可獨行天地之間初無得罪於聖門者使莊子復生謂之千載而下子雲可也非敢進之作者聊與諸同志者共之

穆陵宸翰

披味秦函較陳子義以天地人之實理明老莊列之寓言得其指歸各為詰訓卿之該貫若此時備觀覽所益良多簡在朕心故茲嘉獎

付林希逸

卷之十

漁父

列禦寇

天下

逍遙遊

齊物論

卷之三

卷之二

莊子內篇齊物義卷之一

庸齋林

希逸

莊子內篇逍遙遊第一

逍遙遊者此篇所立之名也。內篇有七皆以三字名之。遊者心有天遊也。逍遙言優游自在也。論語之閉人形容夫子。只一樂字。三百篇之形容人物如南有樛木如南山有臺曰樂只君子亦止一樂字。此之所謂逍遙遊即詩與論語所謂樂也。一部之書以一樂字為首。看這老子胸中如何。若就此見得有些滋味則可以讀茶茗。

矣。芟苜一詩形容曾中之樂，併一樂字亦不說。此詩法之妙，譬如七層塔上又一層也。

北冥有魚，其名為鯤。鯨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化而為鳥，其名為鵬。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是鳥也，海運則將徙於南冥。南冥者，天池也。齊諧者志怪者也。諧之言曰：鵬之徙於南冥也，水擊三千里，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去以六月息者也。野馬也，塵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天之蒼蒼，其正色邪？其遠而無所至極，邪？其視下也亦若是則已矣。且夫水之積也不厚，則負

搏音團也

野音教
粘住不動白

大闕 障礙

文如海下有而止
擄
鴛音覺

大舟也。無力覆杯水於坳堂之上，則芥為之舟。置杯焉則膠，水淺而舟大也。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故九萬里則風斯在下矣，而後乃今培風，背負青天而莫之夭闕者，而後乃今將圖南。蜩與鸞鳩笑之曰：我決起而飛，搶榆枋，時則不至而控於地而已矣。奚以之九萬里而南為？

此段只是形容胸中廣大之樂，却設此譬喻，其意蓋謂人之所見者小，故有世俗紛紛之爭，若知天地之外有如許世界，自視其身雖太倉一粒，不足以喻之。戴晉人所謂蝸角蠻觸亦此意。

也北冥北海也鯤鵬之名亦寓言耳或以陰陽
論之皆是強生節目鳥之飛也必以氣下一怒
字便自奇特海運者海動也今海瀕之俚歌猶
有六月海動之語海動必有太風其水湧沸自
海底而起聲聞數里言必有此太風而後可以
南徙也南冥亦海也莊子又以天池訓之齊諧
書名也其所志述皆怪異非常之事如今山海
經之類然此書亦未必有莊子既撰此說又引
此書以自證此又是其戲劇處搏飛翔也扶搖
風勢也三千九萬即形容其高遠也去以六月

息者此鳥之往來必歇住半年方可動也野馬
塵埃三句此是他文字最奇處前後說多不通
野馬遊絲也水氣也子美所謂落花遊絲白日
靜是也言此野馬塵埃自向而得皆世間之生
物以其氣息自相吹噓故虛空之中有此物也
此三句本要形容下句却先安頓於此謂人之
仰視乎天見其蒼蒼然豈其正色特吾目力既
窮其上無所極止故但見濛濛然尔鵬之飛也
既至於天上則其下視人間不知相去幾千萬
里其野馬塵埃相吹之息亦必如此濛濛然猶

人之在下視天上也。此數句只是形容鵬飛之高。如此下得來多少奇特。若如從前之說以鵬為大野馬塵埃為細。與前句不相接。後句不相關。如何見得他筆力。水之積也不厚。為下句風之喻也。坳堂堂上坳深處也。其水既微。但能浮一芥而已。以杯盃之類。置其間。則膠住矣。膠音教。言粘住不動也。鵬在天上。去地下九萬里。風自溪谷而起。而後蓬蓬然周遍四海。鵬既在上。則此風在下。培厚也。九萬里之風。乃可謂之厚風。如此厚風。方能負載鵬翼。且負青天。言飛之

高也。莫之夭闕。無障礙也。圖南。自北海而謀南徙也。圖謀也。蜩蟬也。鷦鷯學飛之小鳥也。鷦鷯或作鷦。音頰。亦小鳥而已。兩字皆通。決起者奮起而飛也。搶突也。奮起而飛。欲突至於榆枋之上。不過丈尺之高。有時猶不能至。又投諸地。控投也。言我所飛不過如此。且有不能。彼乃欲藉九萬里之風。而南徙於天地。奚以者。奚用也。此意謂淺見之人。局量狹小。不知世界之大也。適莽蒼者。三飡而反。腹猶果然。適百里者。宿春糧。適千里者。三月聚糧。之二蟲又何知。小知不及大

莽蒼者。一望之地。行不遠也。
三注。食作飡。文如。海果作顯。

久者壽也

知小年不及大年。奚以知其然也。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此小年也。楚之南有冥靈者，以五百歲為春，五百歲為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為春，八千歲為秋。而彭祖乃今以久特聞，眾人匹之，不亦悲乎。

莽蒼者，下望之地。莽蒼然不見我，欲適之，一往一來，不過三飯，而腹猶果然，果實也。食未盡，消也。言其近也。將為百里之往，則必備宿，曰擣糧米而去，非可三食而已為千里之行，則須三月聚糧矣。此三句以人之行，有遠有近，則所食亦有多有少，亦

如人見有小大，則所志趣亦有遠近。又為鵬與蜩鳩之喻也。二蟲者，蜩鳩也。言彼何足以知此。故曰：又何知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此兩句又是文之一體。以小知大知一句，結上鵬鳩。又以小年大年一句，生下一段譬喻朝菌、大芝也。亦名日及，生於糞土，暮生見日則死。彼但知有朝暮而已，安知有晦朔也。蟪蛄，寒蟬也。春生夏死，夏生秋死，不見四時之全。故曰：小年冥靈，木名也。大椿，亦木名也。此亦寓言，不必求其實。言冥靈之生一千年，方當一歲。大椿之生一

萬六千年。方當一歲。彭祖僅年八百。至今乃以高壽特聞於世。衆人皆欲慕之而不及。亦是見小而不知大也。又壽也。匹慕而求似之也。湯之間棘也。是已。窮髮之北。有冥海者。天池也。有魚焉。其廣數千里。未有知其脩者。其名爲鯨。有鳥焉。其名爲鵬。昔若泰山。翼若垂天之雲。搏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里。絕雲氣。負青天。然後圖南。且適南冥也。斥鷃笑之曰。彼且奚適也。我騰躍而上。不過數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間。此亦飛之至也。而彼且奚適也。此小大之辨也。

此段只是前段又翻說。下个證據言向來湯曾問棘。即此事也。棘人名也。是已。即是也。據此一句。合結在下。以結語爲起語。此其作文鼓舞處。窮髮不毛也。扶搖風勢也。羊角亦風之屈曲勢也。搏飛翔也。絕雲氣者。言九萬里之上。更無雲氣。人言泰山絕頂雲皆在山下。雷鳴如嬰兒聲。然今人亦言雲只在半天。是也。圖南且謀適南冥也。言謀爲南徙之計。而後往南海也。斥小澤也。斥澤之鷃。小鳥也。飛之至者。言我翱翔蓬蒿之間。其飛如此。亦至樂矣。又何必他往哉。其意

世所卷一

即與前段同

故夫知效一官，行比一鄉，德合一君，而徵一國者，其自視也亦若此矣。而宋榮子猶然笑之。且舉世而譽之，而不加勸；舉世而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內外之分，辨乎榮辱之境，斯已矣。彼其於世，未數數然也。雖然，猶有未樹也。夫列子御風而行，泠然善也。旬有五日而後反，彼於致福者，未數也。然也。此雖免乎行，猶有所待者也。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辨，以遊無窮者，彼且惡乎待哉！故曰：至人無己，神人無功，聖人無名。

知效一官，言其智能可以辨一職之事也。行比一鄉，言其德行可以比合一鄉而使入歸向也。德見知於一君，是為遇合而可以號召於一國。言主一國之事也。此三等，人各以其所能為自足，其自視亦如斥鷃之類。宋榮子見之大者也。猶然笑也。宋榮子之為人，雖舉世毀之譽之，而不加勸沮，言不以為意也。視彼一鄉一國之士，但見可笑。然宋榮子之所以能此者，何也？蓋知本心為內，凡物為外，故曰定內外之分。在外者，則有榮辱；在內者，則無榮辱。知有內外之分。

則能辨榮辱皆外境矣。斯已矣。者言道理只如此也。彼既以本心爲重，外物爲輕，則豈肯汲々然以世俗爲事，數々汲々也。雖然，宋榮子之能固如此，亦未有大樹立作家處。若列子者，以身御風而行，虛空之間，半月而後，及其御風之時，冷然而善，此形容其飄々之兒也。冷然飄然也，善美也。彼既能乘風而行，又視修身以求福，汲汲然惟恐不及者，不足言矣。未數々者，言其未肯似他如此數々也。人之行也，在地。列子之行也，御風。此雖免乎行矣，而非風則不可。故曰猶

有所待。若夫乘天地之正理，御陰陽風雨晦明之六氣，以遊於無物之始，而無所窮止。若此則無所待矣。此乃有迹無迹之分也。至於無迹，則謂之至人矣。謂之神人矣。謂之聖人矣。無已無功，無名，皆言無迹也。特下三句贊美之。又贊美之也。

堯讓天下於許由，曰：日月出矣，而燭火不息，其於光也，不亦難乎？時雨降矣，而猶浸灌，其於澤也，不亦勞乎？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猶尸之，吾自視缺然，請致天下。許由曰：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也，而

我猶代子。吾將為名乎。名者實之賓也。吾將為賓乎。鷦鷯巢於深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歸休乎。君子無所用天下為。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

燔火。炬火也。日月既明。何用把火。時雨既降。何用抱甕。堯謂許由立。則天下自治。而必使我主此。我自見其不足。故以燔火浸灌。自喻也。尸者主也。致天下者。言以天下歸之汝也。各不出於我。而出於人。則是在外者也。以名對實。則實為主。而名為賓。吾不為賓者。言吾不以外物自喪

其身也。鷦鷯。偃鼠。許由。自喻也。言其有以自足也。偃伏也。偃鼠。潛伏之鼠也。歸休乎。君言君且歸去休。不必來訪我也。庖與尸祝。其業不同。言我不能舍我之所樂。以代汝。各守其所守。亦猶尸祝不肯違越。去其樽俎而代庖人。烹割也。有吾問於連叔曰。吾聞言於接輿。大而無當。往而不反。吾驚怖其言。猶河漢而無極也。大有逕庭。不近人情焉。連叔曰。其言謂何哉。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膚若冰雪。綽約若處子。不食五穀。吸風飲露。乘雲。御飛龍。而遊乎四海之外。其神凝

使物不疵癘而年穀熟吾以是狂而不信也連叔
 曰然瞽者無以與乎文章之觀聾者無以與乎鐘
 鼓之聲豈唯形骸有聾盲哉夫知亦有之是其言
 也猶時女也之人也之德也將滂礪萬物以為一
 世蘄乎亂孰弊之焉以天下為事之人也物莫之
 傷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熱
 是其塵垢秕糠將猶陶鑄堯舜者也孰肯以物為
 事

肩吾連叔皆未必實有此人此皆寓言亦不必
 就名字上求義理中間雖有一二亦可解說而

實不皆然也無當者無實也往而不反者謂其
 大言只說前去而不回顧也河漢天河也河漢
 無極謂天河在天不知其首尾之所極逕音徑
 庭音赴逕庭只言疆界遙遠也大有甚有也其
 言不近人情言非世俗所常有也藐姑射山名
 也冰雪瑩絜也所養者全陽氣伏而不動故疑
 然若冰雪今之服氣道人亦有能為此者綽約
 者柔媚可愛也處子處女也則神全不食以下
 四句言其神妙也其精神凝然而定所居之地
 百物自無疵癘之病而年穀自熟蓋接輿之言

如此狂與誑同。肩吾以其言為欺誑，而不可信也。曰然者，言固是如此也。汝固疑而不信也。文章之觀，示鐘鼓之音聲，人皆見之聞之，而瞽者聾者無類。此形骸之病也。豈唯形骸有此病，在心亦有此病。言其心無見識，猶聾瞽然，故不知此語而以為誑也。時是也。女與汝全前後解者，皆以此時女為處子，故牽疆不通其意。蓋謂如此言語，豈是汝一人能之。此等人其為德也，周游乎萬物之上，而世自治。彼豈肯弊弊然以治天下為事，言其無為無不為也。斬與初同。亂者

治也。言世之人自初乎治，我但無為而彼自治，我何用自勞弊々。自勞之意也。物莫之傷者，言外物不能動其本心也。稽至也。水之大可以至天，而斯人不溺旱之甚，可使金石融流，土山焦枯，而彼亦不熱。言其無入而不自得也。塵垢糝糠，緒餘也。謂此人推其緒餘，可以做成堯舜事業。豈肯以事物為意。物者事物也。為事猶言從事也。陶鑄做成之意也。據此一語，便是郭子玄所謂不經者。但其著書初意，正要鄙夷世俗之儒，故言語有適當處，不可以此議之。如李太白曰

堯舜之事不足驚莫比夷齊事高潔與此何異
宋人資章甫而適諸越之人斷髮文身無所用之
章甫冠也越人既斷髮不用衣冠宋人以此為
貨而往越宜其無賣處也莊子此言蓋謂其所
言廣大今世之人無非淺見此言何所用謂世
不足與語此也言其無人而不自對也

堯治天下之民平海內之政往見四子藐姑射之
山汾水之陽窅然喪其天下焉
此章亦見廣而後知自陋之意以堯之治天下
古今第一人矣而於汾水之南見四子於藐姑

射之山猶且恍然自失况他人乎喪其天下忘
其天下也窅然茫々之意也四子既無名或以
為許由齧缺王倪被衣或曰山海經云藐姑射
一在震海外汾陽堯都也在堯之都而見姑射之
神即堯心也一本二迹三非本非迹四非々本
迹也如此推尋轉見迂誕不知此正莊子滑稽
之處如今人所謂斷頭話正要學者如此揣摩前
後解者正落其圈續中何足以讀莊子其實皆
實寓言也太抵謂人各局於所見而不自知其迷
愚著必有大見識方能自照破也

言和

吁吁駟音鴉
又胡刀切
虛大白也

惠子謂莊子曰魏王貽我大瓠之種我樹之成而實五石以盛水漿其堅不能自舉也剖之以為瓢則瓠落無所容非不吁然大也吾為其無用而培之莊子曰夫子固拙於用大矣宋人有善為不龜手之藥者世々以泝澠統為事客聞之請買其方百金聚族而謀曰我世々為泝澠統不過數金今一朝而鬻技百金請與之客得之以說吳王越有難吳王使之將冬與越人水戰大敗越人裂地而封之能不龜手一也或以封或不免於泝澠統則所用之異也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慮以為大樽

之心也夫

而浮乎江湖而憂其瓠落無所容則夫子猶有蓬之心也夫
不瓠可為瓢者也實瓠之子也一瓠之大其子五石則亦可以盛五石之水矣堅重也瓢半瓠也昔瓠落淺而大之兒也培擊碎之也不龜手者言而冬月用此藥而手不裂也泝澠打洗也統絮也以此有以此藥而為人洗絮數世以此為業也樽浮水之壺也以壺繫腰乃可浮水故曰中流失船一壺千金莊子既以不龜藥之事喻其不知所用乃曰有此大瓠何不思之以為浮江之壺慮

莊子卷一

十三

極

引

引

思也。何不慮者。言子之思。何不及此也。蓬心猶
茅塞其心也。此段之意。亦謂見小。不能用大。而
也。

惠子謂莊子曰。吾有大樹。人謂之樗。其大本擁腫
而不中繩墨。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規矩。立之塗。匠
者不顧。今子之言。大而無用。衆所同去也。莊子曰。
子獨不見狸狌乎。卑身而伏。以俟敖者。東西跳梁。
不避高下。中於機辟。死於網罟。今夫斄牛。其大若
垂天之雲。此能為大矣。而不能執鼠。今子有大樹。
患其無用。何不樹之於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彷徨
乎無為其側。逍遥乎寢卧其下。不夭斤斧。物無
害者。無所可用。安所困苦哉。

困苦亦作窮

樗。惡木之名也。大本。樹之身也。擁腫。盤結而
臃也。不中繩墨。規矩言其不中用也。立之塗。近
於道旁也。此惠子戲以喻莊子之大言無用也。
狸狌。狐之類也。敖者。物之遊遨者也。伺俟。而欲
食之。方其跳梁之時。不避高下。亦最小而桀黠
者。下且為機網所中。遂殺其身。辟法也。機辟。猶
言機械也。斄牛。旄牛也。其牛至大。而不能如狸
狌之執鼠。此意蓋喻世間之物。有大有小。各自

口七シ

不同不可以大者皆為無用也無何有之鄉廣
莫之野言造化自然至道之中自有可樂之地
也役役人世有福則有禍若高飛遠舉以道自
樂雖無所用於世而禍害亦不及之即退之所
謂刀鋸不加理亂不聞也故曰不夭斤斧物無
害者安所困苦哉惠子之問莊子之答如今人
說隱語然後人就此機細繹多少文字其原實
出於此

莊子內篇逍遙遊第一

莊子內篇齊物論第二

物論者人物之論也猶言衆論也齊者一也欲
合衆論而為一也戰國之世學問不同更相是
非故莊子以為不若是非兩忘而歸之自然此
其立名之意也天籟地籟人籟就聲上起譬喻
也

南郭子綦隱几而坐仰天而噓嗒焉似喪其耦顏
成子游立侍乎前曰何居乎形固可使如槁木而
心固可使如死灰乎今之隱几者非昔之隱几者
也子綦曰偃不亦善乎而問之也今者吾喪我汝

知之乎

隱几者，憑几也。嗒然者，無心之貌也。喪其耦者，人皆以物我對立，此忘之也。槁木者，無生意也。死灰，心不起也。今之隱几者，言今日先生之隱几，非若前此見人之隱几也。有我則有物，喪我無我也。無我則無物矣。汝知之乎者，言汝知此理乎。吾即我也。不曰我喪我，而曰吾喪我，言人身中纔有一毫私心未化，則吾我之間亦有分別矣。吾喪我三字，下得極好。洞山曰：渠今不是我，今正是渠。便是此等關竅。

佳音

汝聞入籟而未聞地籟，汝聞地籟而未聞天籟。夫子游曰：敢問其方。子綦曰：夫大塊噫氣，其名爲風。是唯無作，作則萬竅怒號，而獨不聞之。參乎！山林之畏佳，大木百圍之竅穴，似鼻似口似耳似枅，似圈似臼似洼者似汚者，激者謫者，叱者吸者，叫者譟者，突者，交者，前者唱于而隨者唱，喁冷風則小和，飄風則大和，厲風濟則衆竅爲虛，而獨不見之調，之刁刁乎。

子綦因子游一問，知其亦有造理之見，欲以天籟語之，遂如此發問也。方道也，問此理果何如。

也。大塊天地也。天地之間，因何有風，亦猶人之噫氣也。是唯無作言，其不作則已也。作則萬竅怒號者言，纔動則滿世界皆是也。萬竅萬木之竅也。參々乎長風之聲也。畏佳音上畏佳者。林木搖動之兒，百圍言木之大也。兩手相擊曰圍。上言萬竅，此但以一樹之大者言之，則其他可知。文法也。大木之竅，穴其形之不同，各有所似。枅柱上方木斜而深者，圈如栝圈之圓者，洼曲者，汚下者，此皆言其竅穴之形。自激者至咬者，言竅穴中之聲。于之聲輕，喁之聲重。言風之前去其聲如喁于，隨其後而至者，則如唱喁，輕重相和也。冷風小風也。風小則其相和之聲亦小。飄風大風也。風大則其相和之聲亦大。厲風者，猛厲之風也。濟者，止也。風既止，則衆竅之中，向之為聲者皆不聞矣。故曰為虛。調々刀々，皆樹木為風所搖動之形。前曰獨不聞，後曰獨不見。此一段文字之關鎖也。而汝也。莊子之文好處極多。如此一段，又妙中之妙者。一部書中，此為第一文字。非特莊子一部書中，合古今作者求之，亦無此一段文字。詩是有聲畫，謂其寫難狀之景也。

何曾見畫得个聲出。自激者至咬者。八字八聲也。于與喁。又是相知之聲也。天地間無形無影之風。可聞而不可見之聲。却就筆頭上畫得出。非南華老仙安得這般手段。每讀之真使入手舞足踏而不知自己也。此段只是說地籟却引說後段天籟。自是文勢如此。說者或謂此言地籟自然之聲亦天籟也。固是如此。風非出於造化。出於何處。然看他文勢說地籟且還他說地籟。庶見他血脉綱領。其昧味之聲亦天籟風子游曰地籟則衆竅是已。人籟則比竹是已。敢問

庶

天籟

比竹笙簧之類也。人籟豈特比竹金石絲匏之類皆是。此特舉其一目。前說地籟後說天籟。却把人籟只一句斷送了。此亦是文法。讀莊子之文須如此。子細檢點。庶得个入處。自合與出。子綦曰夫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己也。咸其自取。怒者其誰邪。吹萬物之有聲者也。言萬物之有聲者皆造化物吹之。吹之者造物也。而皆使其自己出。吹字使字皆屬造物。自取者自取於已也。咸其

己

自取言萬物皆以為我所自能而不知一氣之
動誰實使之氣發於內而為言遂下一怒字與
怒而飛同亦屬造物

大知閑々小知間々天言炎炎小言詹々

大知者上知之人也閑々者從容自得也小知
小計較者也間々者言筭星筭兩自分別也大
言者氣燄大者也炎炎有光輝也莊子之意伊
周孔孟皆在此一句內小言者小々見識之人
也詹々者瞻前顧後也百家之說市井之談皆
天在此一句內此四句總說世間有此兩種人知

理會事功者言理會學術議論者

其寐也魂交其覺也形開與接為構日以心闢
既說上四句了却就人身上發明其寐也魂交
言夜則神集於其心也其覺也形開言晝則四
體皆動用也此兩句自帝王至庶人皆在內構
合也應於外者為接言人夜則安寢平且以來
遇合之間便有應接內役其心如戰鬪然日々
如是故曰與接為構日以心闢即孟子所謂且
晝所為有枯亡之者孟子說得便平善被他如
此造語精神百倍亦警動人後之禪家其言語

フコク

多是此等意思

縵者密者密者小恐惴々大恐縵々

縵者有一種人做事慢怛々地又有一種人出著言語便有機穿故曰密又有一種人思前算後不漏落一線路故曰密此皆言世之應物用心者然皆不得自在皆有憂苦畏懼之心所謂小人長戚々是也孔子則謂小人戚々莊子之意則堯舜周孔皆為戚々矣事之小者則惴々其然而懼故曰小恐惴々事之大者則憂深思遠若失若疑故曰大恐縵々

江南古藏本洵作溢

其發若機括其司是非之謂也其留如詛盟其守勝之謂也其殺如秋冬以言其日消也其溺之所為之不可使復之也其厭也如緘以言其老洵也近死之心莫使復陽也喜怒哀樂慮嘆變熱姚佚啓態樂出虛蒸成菌

其議論是非各有所主若射者之謀中的然故曰其發若機括謂一語不虛發也司主也好勝之心自守不化留戀於曾次若與人有所詛盟然用心憂勞日銷月鏤謂其內自苦也物生於春夏殺於秋冬憔悴之時也故以為日消之喻此

三句下是意上是譬喻却如此下語意有所溺
 一去而不可回故曰溺之所為之上之字助語
 也下之字往也不可使復之也此之字亦訓往
 言不可復挽回也其為物慾所厭沒如被緘勝
 然至老而不可救故曰老洫之者謂其如墜
 於溝壑也此等人身雖生而心已若死者矣故
 曰近死謂其胸中無知也陽生也言其心已死
 不復活也此以上形容世俗之用心喜怒哀下
 十二字又形容其狀竟謂其在內者如此故其
 見於外也或喜或怒或哀或樂時乎憂慮時乎

嗟嘆時乎變換意態如此不得又欲如彼惑者
 憂疑而不動之兒姚天庠之兒佚縱逸也啓開
 放不收斂之貌態做模打樣也其人雖如此實
 皆不自由如樂之出於虛如氣之蒸成菌言許
 多種人皆是造物使之便是吹萬如此說造物
 處又不謂自然而然言人不能以道自持則做
 出許多醜差皆若鬼神使之然讀莊子者却要
 如此體認得子細

日夜相代乎前而莫知其所萌已乎已乎且喜得
 此其所由以生乎非彼無我非我無所取是亦道

矣而不知其所為使若有真宰而特不得其朕可
行已信而不見其形有情而無形

日夜相代乎前造物之往來者也莫知所前言
不見其所起之處也已乎已乎猶今人言是了
是了意謂所崩之地雖不可知然且暮之間不
過得此而已此者造物也這一此字甚重不是
輕下非彼無我這彼字却是上面此字言非造
物則我不能如此然造物之所為必因人身而
後見故曰非我無所取如此說得來雖若近而
可見矣然其所為見使於造物者人實不知之

故曰是亦近矣而不知其所為使真宰造物也
若有者似若有之而不敢以為實有也朕萌芽
之地也不得其朕即莫知其所前也可行者言
天行之可見者也已信者甚實也造物之所行
信乎有之而但不見其形即莫知其所為使也
有情言有實也即已信也無形即不見其形也
自日夜相代以下皆言造物之所為雖在面前
而人不可見反之覆之細繹許多語句辭甚切
而意甚至蓋欲人於此著意自檢點也
百骸九竅六藏賅而存焉吾誰與為親汝皆悅之

乎其有私焉如是皆有為臣妾乎其臣妾不足以
相治乎其遞相為君臣乎其有真君存焉如求得
其情與不得無益損乎其真

百骸九竅六藏即人一身之所有者也此以下
又就人身上發明一段更是奇特賅者備也存
在也言人之一身備此而皆在也吾誰與為親
者言吾所獨親者誰乎這一親字下得極有理
且如人身或有病在手為其所苦則方病之時
手乃為身之讎也六根皆然汝皆悅之乎者言
六根之中皆喜之乎亦有所私喜乎且其在身

之用何者為貴何者為賤如頭痒而手搔則手
者頭之役望遠而足行則足者目之役之者臣
妾也然而不足以相治者手足耳目鼻舌互相
為用也受役者為臣役之者為君足時乎而用
手之時乎而用足故曰遞相為君臣百骸九竅
六藏之君臣既不可得而定名則心者身之主
也其以心為君乎心又不能以自主而主之者
造物則造物為真君矣故曰其有真君存焉我
雖如此推求欲見到實處然見得與見不得其
所謂君者初何加損乎情實也故曰如求得其

情與不得無損益乎其真

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盡與物相刃相靡其行盡

如馳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終身役之而不見其

成功茶然疲役而不知其所歸可不哀邪人謂之

不死奚益其形化其心與之然可不謂大哀乎人

之生也固若是芒乎其我獨芒而人亦有不芒者

乎

大抵人之形體非我自有必有所受者既受此

形於造物則造物與我相守不亡以待此形之

歸盡而後已而人不能一順乎造物乃為外物

其所汨與之或逆或順以此而行盡其一生如駒

過隙不能以一息自寧故曰行盡如馳而莫之

能止相刃相逆也相靡相隨汨沒之意終身役

役言自苦也不見其成功言無益也採得百花

成蜜後不知辛苦為誰甜即此意也茶然疲役

又形容其役之勞苦之狀不知其所歸不知何

日可休歇也人生之自勞如此壽雖百年亦何

益故曰不死奚益其形化者從衰得白從白得

老也年旆高而德旆邵則是形化而心不化在

我既無見識徒以心為形役形衰而心亦疲矣

故曰其心與之然。芒々然無見識也。彼愚惑之人亦當回首自思曰：凡人之生，其胸中本若是昧然無見乎？豈我獨昧而人亦有不昧者？此意蓋謂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彜，好是懿德。天理未嘗不明，汝以人慾自昏，故至於此。知道之人，豈如此芒昧乎？此所謂金篦括膜，要汝開眼也。

夫隨其成心而師之，誰獨且無師乎？奚必知代而心自取者有之，愚者與有焉。未成乎心而有是非，是今日適越而昔至也。是以無有為有，無有為有。

雖有神禹且不能知，吾獨且奈何哉。

成心者，人々皆有此心。天理渾然而無不備者也。言汝之生，皆有見成，一尔天理。若能以此為師，則誰獨無之。非惟賢者有此，愚者亦有之。知代古賢者之稱也。代變化也。言其知變化之理也。心自取者，言其心有所見也。若此心未能見天此渾然之理而強立是非之論，是者自是而不知其理之本然。譬如今日方始適越而謂昔日已至之矣。天下寧有是理哉。此謂強其不知以為知也。如此則是本無所見而強以為有，既已

無所見而自以為有所見雖使古聖人復出於
汝亦不可曉他人又奈汝何哉神禹即禹也借
以為古聖人之稱也

夫言非吹也言者有言其所言者特未定也果有
言邪其未嘗有言邪其以為異於鼗音亦有辨乎
其無辨乎

此篇本為齊物論是非而作前既發為三籟之
論謂天地之間凡有聲音皆出於造物却又引
而伸之演說人身皆為造物所使細繹發越至
成心處而後住自此以下却說是非之論風之

於竅比竹之聲吹萬不同皆聲而已聲成文而
後謂之言之則非吹比也所謂言者皆各言其
意也故曰言者有言此四字便是是非之論其
所言者特未定也謂汝雖有此言其出於汝耶
其出於造物耶故曰未定其言果汝之言邪其
在汝者未嘗有此言而為造所使遂為此言
於鼗者鳥之初出郊者也鼗之為音未有所知
榮汝之有言亦不自知若以為異於鼗音則實不
能自異則以為與鼗音有分辨乎無分辨乎言
其言實一同不可得而分辨也

道惡乎隱而有真偽言惡乎隱而有是非道惡乎
往而不存言惡乎存而不可道隱於小成言隱於
榮華故有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
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則莫若以明物無非彼
物無非是自彼則不見自知則知之故曰彼出於
是是亦因彼

道本無真偽不知道因何而隱晦故有此真偽
至言本無是非不知因何而隱晦故有此是非
之論惡乎往而不存者謂大小精粗是道無乎
不在也惡乎存而不可者謂是非之皆何也

小成小見也一偏之見也因人之偏見而後此
道晦而不明榮華者自相誇詡以求名譽也偏
見之言自相誇詡則至言隱矣自是而後始有
儒墨相是非之論人之所非我以為是彼之所
是我以為非安得而一定若欲一定是非則須
是歸之自然之天理方可明者天理也故曰莫
若以明物無非彼者言我為是則以彼為非
也物無非是者言我以為是則人以為非也
在彼之說我則不為之見察在我知者則自知
之物我不對立則無是非因物我之對立而

後有是有非。故曰彼出於是。亦因彼。

彼是方生之說也。雖然方生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因是因非。因非因是。以聖人不由而照之于天。亦因是也。

有彼有是。止與方生之說同。此是撰出一方生字來做譬喻。蓋生必有死。二者不可相離。若只說生而不說死。是見得一邊而已。雖然汝雖見得一邊。據道理來。他自相離不得。如生則必有死。則必有生。纔有不可。便有不可。纔有不可。便有不可。如何離得。既知其說之不可。

離則不若因其所是而是之。因其所非而非之。古之聖人所以不用一偏之見而照之以天理者。即因其是而已矣。前說因是因非。此又只言因是省文也。

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無彼是乎哉。彼是莫得其偶。謂之道樞。樞始得其環中。以應無窮。是亦一無窮。非亦一無窮也。故曰莫若以明。

若以是非而論。則它之說。一是非也。我之說。又一是非也。我與他又何以異。汝雖分為入我。其

實分不得。故曰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無彼是乎哉。言彼與我皆無也。偶者對也。若使彼之與我不對而立。混入已而一之。則為道之樞要矣。環之中必虛。我得道之樞要。則方始如環中。然如環之中。則無終無始。而無窮矣。是亦無窮。非亦無窮者。言聽其自然也。如此則為自然之天理。故曰莫若以明。舉前一句以結此段也。

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以馬喻馬之非。馬不若以非馬喻馬之非。馬也。天地一指也。萬物一馬也。

指手。指也。以我之指為指。則以人之指為非。彼非指之人。又以我指為非。若但以我而非彼。不若就他身上思量。他又非我物。我對立。則是非不可定也。馬。博塞之籌也。見禮記投壘篇。下馬有多寡。博者之相是非亦然。若以此理而喻之。則天職履地。職載亦皆可以一偏而相非矣。萬物之不同。飛者走者。動者植者。亦若籌馬之不同。亦可以一偏而相非矣。此蓋言世間無是非也。只緣有彼我。則有是非。終不成。天地亦可以彼我分乎。此皆譬物論之不可不齊也。

可乎不可乎不可道行之而成物謂之而然惡乎然於然惡乎不然不然於不然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無物不然無物不可

可者可之不可者不可之故曰可乎不可乎不可道無精粗行之即成皆自然也謂之而然說底便是也我何所然乎因其然者而然之我何所不然乎因其不然者而不然之物固有所然者固本來也言物七身上本來自有一箇是底故曰固有所然固有所可既有所然有所可則物物皆如是也故曰無物不然無物不可

故爲是舉建與楹厲與西施恢愧懦怪道通爲一建屋梁也楹屋柱也梁橫而柱直厲惡而施美恢大之與褊狹詭變之與循常謫詐之與平直妖怪之與祥瑞皆不同者也以道觀之則橫直者各當其用美惡者各全其質皆可通而爲一矣言皆歸之造物也

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毀也凡物無成與毀復通爲成毀物之相戾者也然無毀則無成無成則無毀譬如木之在山伐而用之毀也以之作室則

為成物矣。譬如用藥，咬之咀之分也。合而和之，可以成藥。有筋有角而後成弓。在弓則為成，在筋角則為毀。秦不亡則漢不興，漢雖成而秦則毀。以此觀之，初無成也，亦無毀也。故曰復通為一。

唯達者知通為一，為是不用而寓諸庸。也者，用也。用也者，通也。通也者，得也。適得而幾矣。因是已而不知其然，謂之道。

唯達道者知此理之為一，則去其是者不用之。而寓諸庸之中，以常為用而隨用，皆通也。則自得矣。故曰庸也者，用也。用也者，通也。通也者，得也。適得而幾矣。幾盡也。此亦無他，不過因是而無是非之爭。如此而已。惟至於不知其然而循其自然，此則謂之道也。以下句已字，粘上句已字。此是其筆端遊戲作文處。

勞神明為一。而不知其同也。謂之朝三。何謂朝三？曰狙公賦茅。曰朝三而暮四。眾狙皆怒。曰然則朝四而暮三。眾狙皆悅。名實未虧而喜怒為用，亦因是也。是以聖人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均，是之謂兩行。

兩行

神明猶精神也。勞苦精神自爲一偏之說。強相
是非而不知理本同者。謂之朝三。此亦是做兩
字設譬。喻起與方生一樣。文法芋山栗也。一名
豫子。名三與四也。實通七數也。名實未嘗變。但
移易朝暮而衆狙喜怒隨之。此喻是非之名。雖
異而理之實則同。但能因是則世自無爭矣。洪
野處云。列子勝於莊子。如此譬喻。二書皆同。但
把字數添減處看。便見列子勝不得莊子。和之
以是非者。和。其是非而歸之一也。天均者。均平
而無彼此也。兩行者。隨其是非而使之並行也。
古之人其智有所至矣。惑乎至有以爲未始有物
者。至矣。盡矣。不可以加矣。其次以爲有物矣。而未
始有封也。其次以爲有封焉。而未始有是非也。是
非之彰也。道之所以虧也。道之所以虧。愛之所以
成果。且有成與虧乎哉。果且無成與虧乎哉。
未始有物者。太極之先也。古之人者。言古之知
道者。自無物之始。看起來則天下之理極矣。其
次爲有物。是無極而太極也。自有物而有封。是
太極分而爲兩儀也。兩儀雖分。覆載異職。各循
其理。何嘗有所是非。是非起於人心之私。彰露

滑疑
言不介不晚

莊子卷一
三十一

也私心既露則自然之道虧喪矣道既虧則有
好有惡在我則愛而在物則惡佛氏所謂愛河
是也虧其道而溺於愛此自人心之私然以造
物觀之何嘗有所成虧故曰果且有成與虧乎
哉果且無成與虧乎哉此言人世是非之爭到
了皆歸之空也此一段固是自天地之初說來
非然會此理者眼前便是且如一念未起便是未
始有物之時此念既起便是有物因此念而後
有物我便是有封因物我而有好惡喜怒哀樂
便是有是非未能回忠一念未起之時則但見
曾次膠擾便是道虧而愛成及此念一過依然
無事便見得何嘗有成有虧莊子之言若迂闊
若能如此體認則皆是切身受用之事

有成與虧故昭氏之鼓琴也無成與虧故昭氏之
不鼓琴也昭文之鼓琴也師曠之枝策也惠子之
擗梧也三子之智幾乎皆其盛者也故載之末年
唯其好之也以異於彼其好之也欲以明之彼非
所明而明之故以堅白之昧終而其子又以文之
綸終終身無成若是而可謂成乎雖我亦成也若
是而不可謂成乎物與我無成也是故滑疑之

莊子卷一
三十一

聖人之所圖也。為是不用而寓諸庸。此之謂以明。

既說成虧之理。却以鼓琴喻之。最為親切。且如
有琴於此。用而鼓之。則一操之曲。自有終始。此
終始。生於既鼓之後。若不鼓。則安有終始哉。如
人一念若不起。則亦無有物我之同異也。昭姓
也。名。文。古之善鼓琴者。師曠。樂師也。策。擊樂器
之物也。今馬鞭亦曰策。左傳。繞朝贈之以策。羊
曇以策擊西州門。皆馬策也。枝。猶持也。持而擊
曰枝。此二字。想古語有之。師曠。枝策。即言師曠
擊樂器也。據梧以梧為几。而佻之。故曰據梧。因
上言鼓琴。遂引說。二子言。三子之技。皆精。幾盡
也。言其智於此技。極其盡也。技精而有盛名於
世。故曰皆其盛者也。載事也。末年。晚年也。言從
事於此。終其身也。三子之好。自以為異於天下
之人。故曰唯其好之也。以異於彼。三子既自好
之。又欲誇說於人。故曰其好之也。欲以明之。我
雖如此。誇說而所聽之人。本自不曉。乃強欲以
此曉之。故曰彼非所明而明之。如惠子之強辨。
自愚也。而以終其身。堅白。本公孫龍之事。莊子

却以爲惠子。但借其分辨堅白之名。取昧自愚也。上言三子。此但以惠子之辨爲結。亦是文法也。堅白。注家以爲堅石白馬之辨。蓋曰堅則爲石。言石不必言堅。白則爲馬。言白不必言馬。亦猶黃馬驪牛三也。史記蘇秦傳注。又曰龍泉水。淬刀劍時堅利。故有堅白之論。曰黃所以爲堅。白所以爲利。齊辨之曰。白所以爲不堅。黃所以爲不利。一說雖殊。皆辨者之事。余昭文旣以鼓琴終其身。而昭文之子。又傳父之緒業。亦終其身。給繡業也。上言惠子。下句又以昭文之子結。

此是筆端鼓舞處。終身無成者。言只它一人自會教別人不得。故曰無成。凡天下之事。若只據其所能。而可以爲了當。則我之現前所能者。謂之了當。亦可也。若據此現前者。未爲了當。則凡天下之人。與我皆不得謂之了當。成猶言了當也。此兩句。雖是結上三子之技。然其意甚廣。蓋所言三子之技。亦是譬喻物論是非。非專說三子也。滑疑言不分不曉也。滑亂而可疑。似明而不明也。耀明也。聖人之心。其所主者。未嘗著迹。故其所見之處。若有若無圖欲也。言聖人之所

欲者如此也。所以去其是不用，而寓諸尋常之中。此之謂以明自物無非彼以下。至非一無窮也。既解以明二字，自以指喻指以下。至適得而幾矣。又解因是二字，却直至此處。又以此之謂以明結之。文勢起伏。縱橫變化。綱領自是分曉。僕嘗謂齊物論自首至尾，只是一片文字。子細看它下字血脉便見。

今且有言於此。不知其與是類乎。其與是不類乎。類與不類相與為類。則與彼無以異矣。

此段又自為是不用一句中，是字生來。故曰與

是類乎。與是不類乎。此便是他下字血脉。前言言非吹也。到此換頭。又唱起。今且有言於此。一句亦是。他前後血脉。以其類者與其不類者。易地而看。則見類與不類皆相類矣。其意蓋曰。把他做我看。把我做他看。則見我與他一般。故曰與彼無以異矣。此便是以指喻指以馬喻馬之意。

雖然請掌言。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有有也者。有無也者。有未始有無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無也者。俄而有

無矣而未知有無之果孰有孰無也。今我則已有
謂矣而未知吾所謂之其果有謂乎其果無謂乎。
莊子之文纔下雖然作一轉處其語皆妙其意
蓋謂雖云無是無非亦且說一說故曰請嘗言
之始太極也。未始有始無極也。未始有夫未始
有始此無極之上又一層也。有有物也此有之
生必自無而始故曰有無也者無字之上又有
未始有無即無極之上一層也。列子所謂有太
質有太素有太初亦是此意當初本無个有不
持無个有亦無个無忽然有箇無則必是生出
一个有如此推明其意蓋謂其初本來無物因
有我而後有物我因有物我而後有是非大意
不過如此却恁地發明果是高妙據此處合曰
俄而有之矣。今不曰俄而有有而曰俄而有無
此皆其筆端入妙處這箇無字雖是有了果是
喚作無得否故曰未知有無之果孰有孰無也
此箇無字雖未可知然既喚作無字便是有無
之名矣故曰今我則已有謂矣然我雖有此言
謂即言也然不知此言果可謂有邪果可謂無
邪此與敲音處同

天下莫大於秋毫之末而泰山爲小莫壽乎殤子
而彭祖爲夭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爲一既
已爲一矣且得有言乎既已謂之一矣且得無言
乎一與言爲二二與一爲三自此以往巧歷不能
得而況其凡乎故自無適有以至於三而况自有
適有乎無適焉因是已

此兩句雖是設喻以明是非有無之理然此語
極天下之至理前乎莊子未有此言也後乎莊
子亦未有此言也可謂千百年獨到之論秋毫
之末至小也而謂之莫大泰山至大也而謂之

爲小其意蓋謂既名曰秋毫纔大些箇便不可
以秋毫名之矣泰山纔小些箇便不名爲泰山
矣若以太山爲大天地更大故太山謂之小亦
可殤子爲名則是極殤子之數矣更多些箇則
不名殤子矣彭祖雖曰至壽比之天地彭祖爲
夭矣此兩句細看得出便是若是而可謂成乎
雖我亦成也若是而不可謂成乎物與我無成
也若人會如此看則大而天地與我並生於太
虛之間天地亦不得爲大而萬物又與我並生
於天地之間雖一柁一木一禽一蟲亦與我相

類故曰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爲一說了个
一字却就此一字粘起曰既爲一矣且得有言
乎意謂既是混然爲一則和个一字亦不當有
今既有一字矣則安得謂之無乎以混然之一
與此各一之言自是兩個故曰一與言爲二既
有此二矣又有一與言爲二一句則成三个矣
自此三个但管生將去自千而萬自萬而非直
至巧於曆者亦算不盡而况凡常人乎若如此
看得來當初因个無字引起遂至於有自有而
一自一而二自二而三已自如此言之不已何

况更自有而生有乎以此而觀則惟無適爲是
何以謂之無適即因是而已自个是字說來到
這裏又結一結非無字之意矣且論字義亦合

夫道未始有封言未始有常爲是而有眇也請言
其眇有左有右有倫有義有分有辨有競有爭此
之謂八德

此段又自是字上生起有封即有彼我也有常
有主也至道至言本無彼此因人心之私有个
是字故生出許多疆界眇疆界也八德之名
只是物我對立之意却鼓舞其文做出四句左

右彼此對立之名也。倫理也。義事宜也。纒有彼此對立則說理說事各有主意也。分分析也。辨辨別也。分辨皆同。但字有輕重。纒有主意則各自分析辨別也。競爭亦一意。但競則甚於爭。亦既有分辨則大者必競。小者必爭也。看此等文字。即就字義上。略擺撥得伶俐。便自好。若道倫又如何義。又如何分。又如何辨。又如何爭。又如何競。又如何。便非莊子之意矣。且倫字義字。分字。辨字。競字。爭字。本無甚分別。如何各以八德看得他文字。破不被他鼓舞處。籠罩了。方是讀得莊子好。雖使莊子復生。亦必道還汝具一隻

眼

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聖人議而不辨。故分也者。有不分也。辨也者。有不辨也。曰何也。聖人懷之。衆人辨之。以相示也。故曰辨也者。有不見也。上面既說了彼此是非。到這數句。又別生个說話來發明。此老胸中多少玲瓏。多少快活。六合之外。天地之外也。存而不論。即釋氏所謂四維上下。不可思量也。六合之內。宇宙之間也。宇宙

之間合有許多道理。聖人何嘗不說，但不立此
議以強天下之知。春秋史書之名也。此下句又
是既有君臣上下，凡見於史冊者，皆是先王經
世之意。聖人豈容不立此議而何嘗與世人爭
較是非？蓋天下之理，惟其不言，則為至言。纔到
分辨處，便是你曾中自見得，不透徹也。故曰：分
也者，有不分也。辨也者，有不辨也。到此裏，又自
發下「何也」之問。懷之者，退藏於密之意也。聖
人於此卷而懷之眾人於此，則必辨而明之，以
相誇示。纔有分辨，便是無見識處。故曰：直不見
也。

夫大道不稱，大辨不言，大仁不仁，大廉不嗛，大勇
不悛，道昭而不道，言辨而不及，仁常而不成，廉清
而不信，勇悛而不成。五者，罔而幾向方矣。故智止
其所不知，至矣。孰知不言之辨，不道之道。若有能
知此之謂天府。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而不知
其所由來，此之謂葆光。

對立者曰稱，謂之大道則無對立者矣。蓋不言
之中自有至言。故曰大辨不言，無仁之迹而後
為大仁。嗛滿也，猶藏物曰嗛，以廉為廉，則有自

滿之意國語曰嘽嘽之德不足就也言其自小
即此嘽字清畏人知清畏人不知皆不得為太
廉矣不伎者不見其用勇之迹也既說此五句
下面又再解一轉昭者明也道不可以指名昭
然而指名則非道矣故曰不道言而形諸辨則
是自有見不及處矣常者可見之迹也有可見
之迹則非仁之大成矣廉而至於有自潔之意
則不誠實矣清自潔意也信實也勇而見於伎
則必喪其勇矣圓圓也言此以上五者皆是小
圓物謂其本混成也若稊有迹則近於四方之
物矣謂其有圭角也幾近也向字與於字同意
天下之真知必至於不知為知而止則為知之
至矣不知之知便是不言之辨便是不道之道
若人有能知此則可以見天理之所會矣故曰
此之謂天府天府者天理之所會也天理之所
會欲益之而不能益故曰注焉而不滿欲損之
而不能損故曰酌焉而不竭至理之妙無終無
始故曰不知其所由來葆光者滑疑之耀也葆
藏也藏其光而不露故曰葆光
故昔者堯問於舜曰我欲伐宗脰胥敖南面而不

注
卷一
四十一

釋然其故何也。舜曰：夫三子者，猶存乎蓬艾之間。若不釋然，何哉？昔者十日並出，萬物皆照，而况德之進乎日者乎？

昔者上著一故字，便是因上文而引證也。宗膾胥敖之事，無經見，亦寓言耳。不釋然者，不悅也。蓬艾之間，喻其物慾障蔽而不知有天地也。謂彼之三國物慾自蔽，未能向化，而我纔有不悅之心，則物我亦對立矣。十日並出，亦見淮南子。此蓋莊子寓言。淮南子又因之而粧撰也。言日於萬物無所不照，况我之德猶勝於日而不能容此三子者乎？此意蓋喻物我是非，聖人所以寘之不辨者，照之以天地也。十日之說，即莫若以明之喻也。

齧缺問乎王倪曰：子知物之所同是乎？曰：吾惡乎知之？子知子之所不知邪？曰：吾惡乎知之？然則物無知邪？曰：吾惡乎知之？雖然，嘗試言之。庸詎知吾所謂知之非不知邪？庸詎知吾所謂不知之非知邪？

此段又自知止其所不知上生來。又自前頭是字上引來，所以道下篇只是一片文字。齧缺同

是之間王倪不知之對便即是知止其所不知
但如此撰造名字鼓舞發揮此所以為莊子也
既曰吾惡乎知之又曰雖然嘗試言之此皆轉
換妙處知之非不知不知之非知此兩句發得
知止其所不知又妙其意蓋謂不知便是真知
也

且吾嘗試問乎汝民溼寢則腰疾偏死鱗然乎哉
木處則惴慄恟懼猿猴然乎哉三者孰知正處民
食芻豢麋鹿食蕒蛆蛆其帶鴉鴉者鼠四者孰知
正味猿獼狙以為雌麋與鹿交鱗與魚游毛嬙麗

獼狙者以猿也
堆鹿之類

姬人之所美也魚見之深入鳥見之高飛麋鹿見
之決驟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自我觀之仁義
之端是非之塗樊然殽亂吾惡能知其辨

且吾嘗試問乎汝者又為發端之語也鱗安乎
水猿猴安乎木人豈能處此既各安其所安而
皆不能安其所不安則是三者所處皆非正也
豈得以人異乎猿鱗哉芻豢草木之食豢肉味之
食也蕒草也帶蛇也麋鹿則食草蛄蛇則食蛇
鴉鴉則食鼠人則食芻豢所嗜好甘美皆不同
則四者之味孰為正哉獼狙獼狝也獼狙以猿

為唯麋鹿。一類物也。鱗與魚非二物。即如此下
 語。此一段雌雄之喻。却就毛嬙麗姬發此三句
 言人之悅好色者。其與禽魚何異。我之視猿鹿
 亦猶猿鹿之視我。然四者之於色。孰為正乎。决
 猛也。驟走也。此三節皆為是非物我之喻。故結
 之曰。自我觀之。仁義之分。是非之論。紛然而淆
 亂。亦猶麴味色之不同。又安可得而辨。然紛
 然也。殺雜也。

齧缺曰。子不知利害。則至人固不知利害乎。王倪
 曰。至人神矣。大澤焚而不能熱。河漢涸而不能寒。

疾雷破山。風振海而不能驚。若然者。乘雲氣。騎日
 月而遊乎四海之外。死生無變於己。而况利害之

端乎。

王倪。即至人也。神矣者。言其妙。萬物而無迹也。
 不熱不寒。不驚。即遊心於無物之始也。死生之
 大。且不為之動心。而况利害是非乎。此一句。却
 是朴實頭。結殺一句。

瞿鵠子問乎長梧子曰。吾聞諸夫子。聖人不從事
 於務。不就利。不違害。不喜求。不緣道。無謂有謂。有
 謂無謂。而遊乎塵垢之外。夫子以為孟浪之言。而

我以爲妙道之行也。吾子以爲奚若。長梧子曰：是黃帝之所聽瑩也。疏曰：聽瑩，疑感不明之貌。而丘也何足以知之。

此因至人又發聖人之問。且就此貶刺聖門學者務事也不從事。不以爲意也。有就有違。則是知有利害矣。利害不知。何就違之有。物之求我歸我也。亦不以爲喜。不緣道無行道之迹也。無謂有謂。不言之言也。有謂無謂。言而不言也。孟浪不著實也。夫子指孔子也。言我以聖人之事語之。夫子其言有妙道。而夫子以爲不著實之

言。吾子謂如何。吾子即長梧子也。瑩明也。言必黃帝聽此而後能明之。

且女亦大早計。見卯而求時。夜見彈而求鶉。多予嘗爲汝妄言之。女以妄聽之。奚傍日月。挾宇宙。爲其相合。置其消潛。以隸相尊。眾人役役。聖人愚菴。參萬歲而一成純。萬物盡然而以是相蘊。

汝亦太早計者。謂汝之所言方如此。而早以爲妙道之行。是見少而自多之意。鷄未出卵而早求其呼更。挾彈而未得鶉。早求之以爲多。此早計之喻也。時夜度其時。而呼更也。我試爲汝妄

說汝且妄聽之看如何妄猶言未可把作十分
真實說未可把作十分真實聽也奚何如也此
一字奇傍日月附日月也按宇宙宇宙在其懷
內也胞合者言渾然相合而無縫罅也言至理
混然為一也滑汨汨也滑昏昧也人世汨汨滑
滑以隸而相尊者皆置之而不言也士尊大夫
大夫以士為隸大夫尊卿卿又以大夫為隸推
而上之彼此皆隸也而却自為尊卑眾人迷於
世故役役然聖人以不知知之則渾渾然猶愚
也愚菴無智之息也參合也合萬歲而觀止

此一理更無間雜故曰一成純萬物盡然者言
萬物各然其所然人人皆有私意所以天地之
間自古及今積無限个是字故曰以是相蘊相
蘊者猶言相積相厭也

予惡乎知悅生之非惑邪予惡乎知惡死之非弱
喪而不知歸者邪麗之姬艾封人之子也晉國之
始得之也涕泣沾襟及其至於王所與王同筮
食芻豢而後悔其泣也予惡乎知夫死者不悔其
始之斲生乎夢飲酒者且而哭泣夢哭泣者且而
田獵方其夢也不知其夢也夢之中又占其夢焉

覺而後知其夢也。且有大覺而後知此其大夢也。而愚者自以為覺。竊々然知之。君乎。牧乎。固哉。丘也與。汝皆夢也。予謂汝夢亦夢也。是其言也。其名爲予。詭萬世之後。而一遇大聖。知其解者。是且暮遇之也。

前面就因是上發到以是相蘊處。却又把前頭死生無變乎已一句。就此發明喪去鄉里也。弱喪者弱年而去其鄉也。又留他鄉而忘其故國。恐悅生而惡死者亦似此也。麗姬晉獻公之姬也。姬得於驪戎之國。故曰麗之姬。艾麗戎地名。

封人守封疆之人也。姬者去戎而來晉。故以為悲。及其既貴與王同牀而食。而後以始之泣為悔。以此為死生之喻也。夢飲酒者。且而哭泣。夢哭泣者。且而田獵。此語占夢書多有之。夢覺之間。變幻如此。方其夢也。不知為夢。又於夢中。自占其夢。既覺而後。乃知所夢所占皆夢也。此等處。皆曲盡人情之妙。若此處見得到。則知衛玠之問。樂廣之答。皆未為深達。此亦學問中一大事。如廣樂之說。則高宗夢得說。孔子夢周公果為何如耶。大覺見道者也。禪家所謂大悟也。君

貴也。牧豎賤也。愚人處世。方在夢中。竊竊然。自分貴賤。豈非同敵乎。竊竊然。小見之鬼。某與汝所言。皆在夢中。我今如此說。謂汝為夢。亦夢中語耳。此意蓋言。人世皆是虛夢。但其文變化得奇特。予至詭怪也。我為此言。可謂至怪。然至怪之中。實存至妙之理。使萬世之後。苟有大聖人出。知我此等見解。與我猶且暮之遇也。此亦後世有揚子雲。必知我之意解。見解也。

既使我與若辨矣。若勝我。不若勝。若果是也。我果非也。邪。我勝若。若不吾勝。我果是也。而果非也。邪。其或是也。其或非也。邪。其俱是也。其俱非也。邪。我與若不能相知也。則人固受其黜闇。吾誰使正之。使同乎若者。正之。既與若同矣。惡能正之。使同乎我者。正之。既同乎我矣。惡能正之。使異乎我與若者。正之。既異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使同乎我與若者。正之。既同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然則我與若與人。俱不能相知也。而待彼也。邪。

此一節又自以是相蘊處。生來亦前所謂利害之端也。勝負不足為是非。則是我與若辨者。彼此不能相知也。黜闇者。言其見之昏也。二人見

既皆昏則將使誰正之議論與彼同既不可議
論與我同又不可若皆與我與彼不同亦不可
若皆與我與彼相同亦不可我是一個若是一
個此人又是一個則是三個人皆不能相知必
須別待一個來故曰待彼也邪此彼字便是造
化矣便是天倪矣天倪即前之天均也

何謂和之以天倪曰是不是然不然是若果是也
則是之異乎不是也亦無辨然若果然也則然之
異乎不然也亦無辨化聲之相待若其不相待和
之以天倪因之以曼衍所以窮年也忘年忘義振
於無境故寓諸無境

而倪分也天倪之所以和者因是而已是與不是
無然與不然皆兩存之即前之兩行也纔以為是
纔以為然則又有個不是不然起來便有是非
之爭也聲言也化聲者謂以言語相化服也相
待者相對相敵也若以是非之爭強辯言語自
相對敵而求以化服之何以因其所是而不相
敵邪故曰若其不相待此二字下得最奇特若
其猶言何似也不相待而尚同則是和之以天
倪儘可游術儘可窮盡歲月故曰因之以曼衍

所以窮年也。因之順之也。曼行游衍也。窮年猶
子美所謂瀟洒送日月也。能如此則不特可以
窮年併與歲月忘之矣。非特忘歲月併與義理
忘之矣。本義既忘則振動鼓舞於無物之境。此
振字便是逍遙之意。既逍遙於無物之境則終
身皆寄寓於無物之境矣。

罔兩問景曰。曩子行今子止。曩子坐今子起。何其
無特操與。景曰。吾有待而然者邪。吾所待又有待
而然者邪。吾待蛇蚺蜩翼邪。惡識所以然惡識所
以不然。

此一段又自待字上生起。來罔兩影邊之淡薄
者無特操者言其無定度也。吾有待而然者言
影之動所待者形也。我雖待形而形又有所待
者是待造物也。形之為形亦猶蛇蚺蜩翼而已
我豈徒待彼邪。蛇蚺既化而蜩翼猶存是其蛇
也豈能自動邪。我既待形形又有待則惡知所
以然與不然哉。此即是非待彼之喻也。

昔者莊周夢為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適志與
不知周也。俄然覺則蘧々然周也。不知周之夢為
胡蝶與胡蝶之夢為周與。周與胡蝶則必有分矣。

此之謂物化

此一隊又自前面說夢處生來。栩栩蝶飛之兒。自喻者自樂也。適志者快意也。言夢中之為胡蝶。不勝快意。不復知有我矣。故曰不知周也。遽遽僵直之兒。此形容既覺在床之時。此等處皆是畫筆。在莊周則以夜來之為胡蝶夢也。恐胡蝶在彼。又以我今者之覺為夢。故曰不知周之夢。為胡蝶與胡蝶之夢。為周與。這个夢覺。須有个分別處。故曰周與胡蝶必有分矣。此一句似結不結。却不说破。正要人就此參究。便是禪家做話頭。相以此之謂物化者。言此謂萬物變化之理也。

此篇立名。主於齊物論。末後却撰出兩個譬喻。如此其文絕奇。其意又奧妙。人能悟此。則又何是非之可爭。即所謂死生無變於已。而况利害之端之意。首尾照應。若斷而復連。若相因而不相續。全是一片文字。筆勢如此起伏。讀得透徹。自有無窮之味。

莊子內篇齊物論第二

莊子屬齋口義卷之一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莊子屬齋口義卷之二

屬齋林

希逸

莊子內篇養生主第三

主猶禪家所謂主人公也。養其主此生者道家所謂丹基也。先言逍遙之樂。次言無是非。到此乃是做自己工夫也。此三篇似有次第。以下却不盡然。且思心思其自心。身其自身。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隨無涯。殆已。而為知者殆而已矣。涯際也。人之生也。各有涯際。言有盡處也。知思

緣者順也
督者迫也

也。心思却無窮盡。以有盡之身而隨無盡之思。紛々擾々何時而止。殆已者言其可畏也。已語助也。以下已字粘上已字。與前齊物篇同。於其危殆之中。又且用心思筭。自以為知。為能。吾見其終於危殆而已矣。再以殆字申言之。所以做後世者深矣。此之所謂殆。即書之所謂惟危也。已而為知者。猶人言明明而知。故々而作也。為善無近名。為惡無近刑。緣督以為經。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養親。可以盡年。此數句正是其養生之學。莊子所以自受用者。

為善無近名者。謂若以為善。又無近名之事。可稱為惡無近刑者。謂若以為惡。又無近刑之事。可指此。即駢拇篇所謂上不敢為仁義之操。下不敢為滯僻之行也。督者迫也。即所謂迫而後應。不得已而後起也。游心斯世。無善惡可名之迹。徂順天理。自然迫而後應。以無心。以此為常而已。緣順也。經常也。順迫而後起之意。以為常也。如此則可以保身。可以全其生。之理。可以孝養其父母。可以盡天年。即孟子所謂壽夭不貳。脩身以俟之也。孟子自心性上說來。便如

此端莊此書却就自然上說便如此快活其言
雖異其所以教人之意則同也晦庵以督訓中
又看近名近刑兩句語脉未盡乃曰若畏名之
累已而不敢盡其為學之力則稍入於惡矣為
惡無近刑是欲擇其不到於犯刑者而竊為之
至於刑禍之所在巧其途以避之遂以為莊子
乃無忌憚之中若以莊子語脉及駢拇篇參攷
之意實不然督雖可訓中然不若訓迫乃就其
本書證之尤為的當也

庖丁為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觸肩之所倚足之所
履膝之所踣砉然騞然奏刀騞然莫不中音合於
桑林之舞乃中經首之會文惠君曰請善哉技蓋
到此乎

手之所觸觸動也肩之所倚以手用刃則肩有
斜勢也足之所履亦其用力之時足之於立自
有步武也膝之所踣踣微曲也以身就牛則膝
微曲也此四句畫出一箇宰牛底人若興入音
騞亨入音砉然騞然騞然皆其用力之聲却以
奏力兩字安在中間文法也如七月詩八月在
野九月在宇十月蟋蟀入我床下亦是以蟋蟀

字安在中間也。斲刀進刀也。進用其刀曰奏莫
不中音者言其君嚮騁之音皆合律呂也。桑林
經首管樂名也。舞則有樂會舞者之聚也。合於
桑林中於經首亦形容其中律呂之意也。文惠
君梁惠王也。譔嘆也。技蓋至此言如此其妙也。
庖丁釋刀對曰。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始臣
之解牛之時。所見無非牛者。三年之後。未嘗見全
牛也。

釋刀捨其刀也。捨刀而對謂其技自學道得之
而後至於技非徒技也。三年之後未見全牛者。
言牛之一身其可解處全不容力可一目而見
也。

方今之時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官知止而神欲
行。依乎天理。批大郤。導大窾。因其固然。技經肯綮
之未嘗而況大軋乎。

以神遇而不以目視者言心與之會也。遇會也。
官耳目鼻口也。官知止者言凝然而立之時耳
目皆無所見聞也。耳目之所知者皆止而不言
之神自行謂自然而然也。天理者牛身天然之
腠理也。依者依其自然之腠理而解之。大郤骨

肉交際之處也。批擊也。窾空也。骨節之間自有
大空，缺處也。尊者順而解之也。骨肉之交際骨
節之空窾皆固然者。我但因而解之。我之為技
其用刀也。皆未嘗經涉其肯綮處。音之間肯綮
者。骨肉相著處也。肯綮處且不用刀。况大軋乎。

軋音軋。大骨也。騰一本。

良庖歲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今臣之刀，十
九年矣。所解數千牛矣。而刀刃若新發於硎。

良庖之善者也。族庖衆人之為庖者也。劣者
也。庖之劣者，則其刀一月一更。以其斲大骨而
有損，刀或折也。庖之善者，一歲一更刀。以其用
刀猶於肯綮之間。或有割切故，其刀亦易損也。
今我之刀用之十九年矣。解牛雖多，而其刃皆
若新磨然。言其無所損也。硎，砥石也。

彼節者有間，而刀刃者無厚。以無厚入有間，恢
乎其於游刃必有餘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
新發於硎。

彼節者有間，言牛之骨節自有間縫處。我之刀
又甚薄，以甚薄之刀隨其間縫而解之，可以游
刃於其間，恢之有餘地者，言其無滯礙也。此意

蓋言世事之難易皆有自然之理。我但順而行之。無所撓拂。其心泰然。故物皆不能傷其生。此所以為養生之法也。

雖然。每至於族。吾見其難為。怵然為戒。視為止。行為遲。動乃甚微。謀然已解。如土委地。提刀而立。為之四顧。為之躊躇滿志。蓋謂刀而藏之。文惠君曰。善哉。吾聞庖丁之言。得養生焉。

躊躇
從心也
得意也

此雖然一轉甚有意味。蓋言人之處世。豈得皆為順境。亦有逆境。當前之時。又當委曲順以處之。人行順境。甚易。到境逆處。多是手脚忙亂。自至喪失。安有不動其心者乎。所以添此一轉。族聚也。言牛身筋骨聚會之地也。我之解牛。雖曰日無全牛矣。雖用刀皆在於大卻大窾之間。而至於筋骨盤結處。亦見其難。遂把作個難事做。怵然者。變動之意也。戒者。加做戒也。視為止者。言以目視之。未免少停止。而後遲々焉行其刀。此但言加子細之意也。我既如意。子細為之。則其動刀也甚微。言輕々然。亦不敢甚著刀也。謀。忽然之意。解散也。言其用刀甚輕。而其骨肉忽然自己解散。如土之委地。然言其多而易也。

解牛既了則提起其刀而立從容四顧躊躇者
從容也即自得意也滿志者如意也非曰其志
自滿也言此乃滿我之意也何以如意不用力
而解牛雖解而刀無傷所以如意也善刀者言
好之收拾其刀藏之也此意蓋喻人處逆境自
能順以應之不動其心事過而化其身安於無
為之中一似全無事時也為善無近名以下正
說養生之方庖丁一段乃其譬喻到此末後遂
輕七結以得養生焉四字便是文勢操縱省力
處須子細看謀音懸

公文軒見右師而驚曰是何人也惡平介也天與
其人與曰天也非人也天之生是使獨也人之貌
有與也以是知其天也非人也

公文姓軒名也右師者已刑之人為右師之官
也介獨也刑而存一足也天與人與者言天生
之始已如此邪人刑之邪刑足分明是人却曰
天也非人天之生是使獨者言天生使時只要
佗獨有一足也何以知之凡人之形貌者有兩
足相並而行此於眾人之中獨異如此便是天
使之非人使之也有與相並也此意蓋謂人世

焚中者龍也

有餘不足皆是造物雖是人做得底也是造物為之蓋欲人處患難之中亦當順受之也

澤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飲不斲畜乎焚中神雖王

不善也

前說患難順受之意便是庖丁每至其族吾見其難處意思却於此數句借澤雉而喻乃言人生處世逆境當多便是得虎尾遊於羿彀中之意澤中之雉十步方得一啄百步方得一飲言其飲啄之難也若養於籠中則飲啄之物皆足而為雉者不願如此故曰不斲畜乎焚中斲願

也焚籠也何以不願蓋籠中之飲啄雖飽雉之精神雖若暢旺而終不樂故曰神雖王不善也

不善不樂也此意蓋謂人能自愛其身不入世

俗汨沒之中更自好也旺音

老聃死秦失弔之三號而出弟子曰非夫子之友

耶曰然然則弔焉若此可乎曰然始也吾以為其

人也而今非也向吾入而弔焉有老者哭之如哭

其子少者哭之如哭其母彼其所以會之必有不

斲言而言不斲哭而哭者是遁天倍情忘其所受

古者謂之遁天之刑倍與

古者謂之遁天之刑倍與

莊子之學本於老子。此處先把老子貶刺便是。為貶刺堯舜。夫子張本道我於老子亦無所私。而况侘人乎。三號而出言不用情也。弟子之間。入謂老子於秦失。本朋友也。何其弔之如此。不用情乎。夫子指秦失也。始者吾以為其人者言。吾始以老子為非常之人也。今因弔之乃知其不為非常人也。何者。老子之死。其弟子之哭無老無少。皆如此。其悲哀。此必老子未能去其形迹。而有以感會門弟子之心。故其言其哭哀且慕者。有不期然而然也。天之所受。本無物也。猶以有情相感。則是忘其始者之所受。而遁逃其天理。皆棄其情實。如此皆得罪於天者。故曰遁天之刑。亦發盡之。却而世間之人。自古及今。紛而適來。夫子時也。適去。夫子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古者謂是帝之縣解。

上面既說了秦失一段。就此却發明盡死生之理。以結一篇。蓋欲人知其自然而然者。於死生無所動其心。而後可以養生死也。夫子有道者。尊稱之辭也。言天地之間。有道之士。其來也亦適然而來。其去也亦適然而去。但當隨其時而

順之既知其來去之適然則來亦不足為樂去亦不足為哀不能入者言不能動其心也縣者心有係著也帝者天也知天理之自然則天帝不能以死生係著我矣言雖天亦無柰我何也故曰帝之縣解

指窮於為薪火傳也不知其盡也

此死生之喻也謂如以薪熾火指其薪而觀之則薪有窮盡之時而世間之火自古及今傳而不絕未嘗見其盡此三句奇文也死生之理固非可以言語盡且論其文前面講理到此却把箇譬喻結末豈非文字絕妙處

莊子內篇養生主第三

莊子內篇養生主第二

莊子內篇人間世第四

前言養生此言人間世蓋謂既有此身而處此

世豈能盡絕人事但要人處得好耳看這般意

思莊子何嘗迂闊何嘗不理會事便是外篇所

謂物莫足為也而不可以不為一段意思

顏回見仲尼請行曰奚之曰將之衛曰奚為焉曰

回聞衛君其年壯其行獨輕用其國而不見其過

輕用民死死者以國量乎澤若蕉民其無如矣

其年壯其行獨者言少年自用不恤眾議也輕

用其國而不自知其過失輕民之生而戕賊之

量其國中前後見殺者若澤中之蕉然謂輕民如草芥也荀子富國篇有曰以澤量與此意同

本是若澤蕉卻倒一字曰澤若蕉此是作文奇

憂雲澤也憂亦澤也雲夢昔皆為水今有土可

耕不曰雲夢土作又而曰雲土夢作又玄亦織

縞縞作縞一本亦織不曰玄縞織而曰玄織縞此文

法也如往也民其無如者言其無所歸也

回嘗聞之夫子曰治國去之亂國就之醫門多疾

願以所聞思其則庶幾其國有瘳乎仲尼曰諱若

殆往而刑耳夫道不欲雜雜則多多則擾擾則憂

憂而不救古之至人先存諸已而後存諸人所存

於已者未定何暇至於暴人之所行且若亦知夫

德之所蕩而知之所為出乎哉德蕩乎名智出乎

爭名也者相軋也知也者爭之器也二者凶器非

所以盡行也且德厚信石未達人氣名聞不爭未

達人心而強以仁義繩墨之言術暴人之前者是

以人惡有其美也命之曰菑人菑人者人必反菑

之若殆為人菑

邦有道則見邦無道則隱此聖賢之言也莊子

却反其說曰治國去之亂國就之謂如人能醫

石百子也

必其門多疾之時方可行其術若是已治之國
又何用我願以所聞思其則言欲以所聞於夫
子者而告之衛君使之思其法則而知改悔庶
幾其國可安也

若殆往而刑耳若汝也殆將也汝如此而往將
爲彼所刑戮而已謂不可往也道不欲雜者言
此心不雜則純一虛明苟有所容心謂彼既如
何我又如何救之便是容心則在我已雜矣我
既不純一何能救之雜則多者言多端也擾者
亂也憂者自苦也言汝且自苦何能救人古之

人必先存其在我者而後可以諫告他人苟存
於我者未定何暇及他人乎彼之所行雖爲暴
惡我方自苦何暇及他

德自然也知私智也纔有求名之心則在我自
然之德已蕩失矣纔有用智之私則爭競所由
起矣故曰德蕩乎名智出乎爭相軋者相傾奪
也爭之器者言我以私智用彼亦以私智用彼
此用智其爭愈不已器用也曰名曰智皆天下
之凶事此事不可以盡行言行之必有禍也砥
厚也厚德即實德也厚信實有可信之行也我

雖有德有信而未達彼人之性氣我雖曰令各
令聞而未達曉彼人之心謂我如何而強以仁
義法度之言陳述於暴惡人之前人必惡汝謂
汝矜誇人自有其美也繩墨法度也術與述同
當人者凶人也必名汝曰凶人既有此名則當
反及汝々今此去殆且爲人所當而已豈能化
衛君而救其國乎

夫且苟爲悅賢而惡不肖惡用而求有以異若唯
無詔王公必將乘人而闢其捷而目將熒之而色
將平之口將營之容將形之心且成之是以火救
火以水救水名之曰益多順始無窮若殆以不信
厚言必死於暴人之前矣

彼若知賢而悅之知不肖而惡之則何用我更
別有所求故曰惡用而求有以異彼惟其不知
賢不肖所以如此所爲彼既不知賢則安知汝
爲賢者而信汝之言乎詔召也若汝也衛君不
曾召汝故曰若惟無詔汝既不召而自往則彼
以王公之貴必將乘汝言語之間而爭欲求勝
鬪爭也捷勝也汝到此時爲其所困則目必將
眩然熒眩也而汝也而色將平之者言汝方爲

顏色以求平於彼。謂屈服其顏色以求自解也。
口將營之者言自將營救解說也。容將形者言
容貌之間必見恐懼蹙擊之形也。心且成之者
言用心且成順之也。梁武帝辨折賀琛處正合
此卦影。蓋言其爭不勝而自屈服也。他本凶暴
又得勝汝。一勝其氣愈旺。則是水救水火救火
也。益增也。益多者言增多其惡也。順此而往則
其為惡愈無窮極。所為暴戾益甚矣。厚言者猶
深言也。汝未有信於人。乃且不信之身而深
言於暴人之前。必為其所殺也。

且昔者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是皆脩其身
以下偃拊人之民。以下拂其上者也。故其君因其
脩以擠之。是好名者也。昔者堯攻叢枝。舜敷禹攻
有扈。國為虛厲。身為刑戮。其用兵不止。其求實無
已。是皆求名實者也。而獨不聞之乎。名實者聖人
之所不能勝也。而况若乎。言求名實者人
龍逢比干皆脩其身以愛民。為諫不知民自別
人之民。汝乃下而偃拊之。偃拊愛養之意也。桀
紂不愛民而汝乃愛樂紂之民。是下拂其上。也。
所以見殺脩善也。因其好善反以擠怒之。謂此

皆好名之過也

叢枝胥敖有扈皆是寓言國為丘墟死為厲鬼厲無後無歸之鬼也叢枝胥敖有扈之所以取禍至此者皆用兵不止以求名實也實利也不能勝勝音外言不能堪也言求名自利之人雖堯禹且不能堪至於滅其國而況汝乎堯禹無此事皆寓言也

雖然若必有以也嘗以語我來顏回曰端而厲勉而一則可乎曰惡々可夫以陽為充孔揚來色不定常人之所不違因察人之所感以求容與其心名之曰日漸之德不成而况大德乎將執而不化外合而內不訾其庸詎可乎

又設一轉言汝之欲往也必有所以々用也且試以語我嘗試也來助語也端而虛者端正其身虛豁其心也勉而一者龜勉而謹終如始也能如此則可否惡々可者言甚不可也以陽為充孔揚者言得志之人陽氣方充滿其貌甚揚揚自得孔甚也采色不定者言其驕矜之色不常也尋常之人每々不敢違而順之畏之也彼見人々皆畏已而汝欲以言語感動之彼將求

欲案服汝心以快其意故曰求容與其心容與
自快之意日漸小德也言汝此等人名之曰小
德且不能成况能成大德乎執而不化者固執
而不能回也若如此則外將以端虛而求合於
人內則守其勉而一者謂我在內無所警病伎
倆止於如此詎能自以為可乎

然則我內直而外曲成而上比內直者與天為徒
與天為徒者知天子之與已皆天之所子而獨以
已言蘄乎而人善之蘄乎而人不善之耶若然者
人謂之童子是之謂與天為徒外曲者與人之為

徒也敬謹曲拳人臣之禮也人皆為之吾敢不為
耶為人之所為者人亦無疵焉是之謂與人為徒
成而上比者與古為徒其言雖教誨之實也古之
有也非吾有也若然者雖直不為病是之謂與古
為徒若是則可乎

然則而下又設為顏子之答分作三截內直者
內以此理自守其意其真實也此直字與真字
相似自天子之貴下而與我皆天之所生則是
皆出於自然者豈敢以己言自私欲人善其是
者不善其非者若無此自私之心則其渾々若

童子然則與天合矣故曰與天為徒外曲者外
盡擊踞曲拳之禮人々皆為之則我亦為之人
於我亦無疵病此因拜下禮也雖違眾吾從下
處生此等議論以譏誚聖門如此則與人合故
曰與人為徒成者自己之成說也比合也以自
己之成說而上合於古人言引古人以為證也
雖借古人教誨之言乃是當面陳說是非而皆
有譴謫之實蓋謂我之所言非出於我古人已
有之言也若如此則雖訂直以暴其所行而人
亦不以為罪故曰雖直而不病與古為徒者言
其說與古人合也若是則可者言如此可以說

衛君否也

仲尼曰惡之可太多政法而不謀雖固亦無罪雖
然止是耳矣夫胡可以及化猶師心者也

政事也法方法也謂汝所言事目方法太多而
外終是不安謀謀音疊安也雖能如此三者固亦
無罪然亦止於自免而已安可以化入故曰胡
可以化及此其病在何處蓋汝三者之說皆是
師其有為之心便是空心便非無迹便非自然
之道

顏回曰吾無以進矣敢問其方仲尼曰齋吾將語
若有而為之其易耶易之者皞天不宜顏回曰回
之家貧唯不飲酒不茹葷者數月矣若此則可以
為齋乎曰是祭祀之齋非心齋也回曰敢問心齋
仲尼曰若一志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無聽之
以心而聽之以氣聽止方耳心止於符氣也者虛
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虛之者心齋也

無以進者言更無向上著也有而為之其易耶
言汝道汝有此伎倆要為之甚易耶纔萌此輕
易之心則皞天之意不相樂矣故曰易之者皞

天不宜此兩句最是入生受用切實處祭祀之
齋在外心齋在內一志者一其心而不雜也聽
之以耳則聽猶在外聽之以心則聽猶在我聽
之以氣則無物矣聽以耳則止於耳而不入於
心聽以心則外物必有與我相符合者便是物
我對立也氣者順自然而待物以虛之則為道
矣虛者道之所在故曰唯道集虛則此虛字便
是心齋

顏回曰回之未始得使實自回也得使之也未始
有回也可謂虛乎夫子曰盡矣

得使言得教誨也。此為顏子頓悟之言。謂未得
教誨之時，猶自有我。及既得教誨之後，未始有
我矣。忘我則虛也。盡矣者，謂汝之所言盡其理
矣。

吾語若之能入遊其樊而無感其名。入則鳴，不入
則止。無門無毒，一宅而寓於不得已，則幾矣。

若汝也。人世如在樊籠之中，汝能入其中而遊，
不為虛名所感動，有迹則可名，纔到有迹則是
動其心矣。處世無心則無迹，無迹則心無所動。
故曰遊其樊而無感其名。自此以下，正是教人

處世之法。入則鳴，是可與之言，而與之言也。不
入則止，是不可與之言，而不與之言也。意與論
語同，但文奇耳。有方所則有門，無方所則無門
矣。有臭味則有毒，無臭味則無毒矣。毒藥味也。
此皆無心無迹之喻。宅，居也。以混然之一為吾
所居，而寓此心於不得已之中，則人間世之道
盡矣。幾盡也。

絕跡易，無行地難。

迹是迹也。止而不行，則絕無足迹。此為易事。然
人豈能不行哉？必行於地而無行地之跡，則為

難此意蓋謂人若事之不為此却易事然謂之
人生何者非事安得不為唯無為而無所不為
則為難也

為人使易以偽為天使難以偽

為人使易以偽言為人慾所役則易至於欺偽
唯宜心而聽造物之所使則無所容偽矣人使
即人欲也天使即天理之日用者也難易二字
有意易之流也難無所容其偽也

聞以有翼飛者矣未聞以無翼飛者也聞以有知
知者矣未聞以無知之者也

聞以有翼飛者矣言鳥之飛必以翼也無翼而
飛便是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此所謂神也此句
乃喻下句蓋以有知為知人之常也惟知其所
不知則為無知之知此則造道之妙矣

瞻彼闕者虛室生白吉祥止之夫且不止是之謂
坐馳

瞻視也此以虛室喻心也謂視彼密室之中纔
有空缺處必有光入來是光自空中出也以彼
之闕喻我之虛則見虛中自然生明生白即生
明也不曰生明而曰生白此莊子之奇文也即

此虛明之地便是萬物之所由萃。吉祥福也。止於其所止。下止字是虛處也。唯止則虛。唯虛則明。便是戒生定。生惠之意。若或纔容心而不。能自止。則身雖坐於此。而心馳於外。又安能坐忘乎。此以坐馳二字反說坐忘也。

夫徇耳目內通而外於心知。鬼神將來舍。而况人乎。是萬物之化也。禹舜之所紐也。伏羲几蘧之所行終。而况散焉者乎。

耳目之聞見皆內通於心。我若無所容心。則順耳目之聞見。雖通於內。而實外於心知。何以言外於心知。蓋言心不動而外物不能入也。雖未其所聞見其所見。而無心於聞見也。如此則此裕心之虛與鬼神通。何況人乎。謂到此方能感化無人也。鬼神來舍。即是至誠如神。此心之中自有鬼神與造物通。故曰來舍。上既說了。却結以一句。曰。此是萬物之化也。言此乃造化之理。萬物之所由出也。舜禹之所見。其大樞紐止如此。伏羲几蘧以此行而終。其身何况其下者乎。几蘧或謂古帝王之名。然無所考。必竟寓言也。散者言尋常之人也。自絕迹而下。又別發明不可粘。

上段說

葉公子高將使於齊問於仲尼曰王使諸梁也甚重齊之待使者蓋將甚敬而不急匹夫猶未可動也而况諸侯乎吾甚慄之子嘗語諸梁也曰凡事若小若大寡不道以權成事若不成則必有人道之患事若成則必有陰陽之患若成若不成而後無患者唯有德者能之吾食也執粗而不臧爨無欲清之人今吾朝受命而夕飲冰我其內熱與吾未至乎事之情而既有陰陽之患矣事若不成必有人道之患是兩也為人臣者不足以任之子其有以語我來

諸梁葉公之名也子高其字也使諸梁者甚重言使齊之行甚重難也甚敬而不急者言待汝雖有禮而所扣之事其應常緩匹夫之相與扣應之不酬且無如之何况諸侯乎所以慄而懼也子指夫子也言夫子嘗有教我之言曰事無小大鮮不言以權洽方得事成也寡鮮也不道不言也為國謀事若不成則必有刑責故曰人道之患若勞心計較雖得成事而多以憂思致疾故曰有陰陽之患若欲成與不成其後皆無

患者惟有德之人方可自此以上皆曰孔子之語也。今我自受使命以來飲食之間不知其味粗者不知為麤。臧者不知為臧。美也。言粗食亦猶美食也。常時多有飲食之事則厨爨之間竈常不冷。故厨者欲清而不能。今既憂思飲食寡少則竈常清矣。且我朝方受命而曾中焦勞夕已飲冰矣。情者實也。我方受命未曾實理會事已成此病萬一不成則又有刑責是兩受患也。為人之臣至於如此實不可當任當也。子其有以語我謂何以教我。我也來助語也。

仲尼曰天下有大戒二。其一命也。其一義也。子其愛親命也。不可解於心。臣之事君義也。無適而非君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是之謂大戒。是以夫事其親者不擇地而安之。孝之至也。夫事其君者不擇事而安之。忠之盛也。自事其心者哀樂不易施乎前。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為人臣子者固有所不得已。行事之情而忘其身。何暇至於悅生而惡死。夫子其行可矣。

此一段却是十分正當說話。其論人間世至有此語。豈得謂莊子為迂闊大言者。大戒者大法。

也命得於天者子之事親與生俱生此心豈能
一日去故曰不可解義人世之當爲者也臣之
事君世間第一件當爲之事名曰君臣則率土
之濱莫非王臣故曰何適非君莫非臣子何處
而可逃故曰無所逃於天地之間事親而盡其
孝則東西南北惟父母之命豈擇地之安而後
其爲之此心纔主於忠則哀樂之境雖施於前而
不能變易蓋事有難易或有禍福既出君命則
是自家合做底事此便是天命又可奈何止得
安而順之若命順命也能如此則爲至德之
爲人臣子亦者所遇如何不幸而遇其難亦
不得已但得行其事之實而已情實也言但提
朴實頭做前去豈得復顧其身雖其禍至於死
生之異亦無可奈何夫子其行可矣者言汝只
得去也夫子指葉公也

丘請復以所聞凡交近則心相靡以信遠則必忠
之以言也必或傳之夫傳兩喜兩怒之言天下之
難者也夫兩喜必多溢美之言兩怒必多溢惡之
言凡溢之類也妄也則其信之也莫也則傳言者
殃故法言曰傳其常情無傳其溢言則幾乎全

此下又轉上轉說盡人世情狀信有物以為信
 驗也如符節之類是也相靡相順也近處之交
 接則如此若其交者遠則必以言語盡其情忠
 盡情也然其言何自而達必有人傳道之然傳
 言之間其兩喜兩怒者最難彼以喜而來此以
 喜而應則其說好處多有過當故曰溢美溢過
 當也若彼此皆怒則其說不好處又多過當故
 曰溢惡纔是一等過當說話必是不實故曰凡
 溢之類妄既不實則其聽之者必皆莫然而疑
 未能盡信莫致疑之貌也纔至致疑則兩邊

惡皆歸於傳言之人必加之罪故曰莫則傳言
 者殃因其奉使故以此為戒法言者古有此書
 也故舉以為證傳其常情謂傳言之人但傳其
 平常朴實頭說話其言語過當處則不可傳故
 曰無傳其溢言傳言能如此則庶幾可以自全
 且以巧鬪力者始乎陽常卒乎陰泰至則多奇巧
 以禮飲酒者始乎治常卒乎亂泰至則多奇樂凡
 事亦然始乎諒常卒乎鄙其作始也簡其將畢也
 必巨言者風波也行者實喪也夫風波易以動實

喪易以危故忿設無由巧言偏辭獸死不擇音氣
息弗然於是並生心厲尅核太至則必有不肖之
心應之而不知其然也苟爲不知其然也孰知其
所終

既說了傳言却又引喻世間此類之事句句皆
是世情此皆莊子奇處以巧鬪力今之戲相搏
者陽喜也陰惡也其始等閑格手只是戲劇其
終常至於實之爭打蓋其戲太甚則多有過當
用巧處奇異也泰至過當也相招而飲皆以禮
也始初筵秩之時也亂載號載吸之時也
飲酒至於過當則其爲樂也多異常故或成爭
競也凡事亦然者言人世侘事亦常如此也諒
信也始者之相與同爲一事未嘗不誠實相信
及至其後鄙詐生焉此又一事也始者之有所
作爲止爲苟簡之謀弄到末後或成一件大事
此以上只泛說世間又拈起个言行來蓋人世
之相與涉言語則風波之所由起風行波上虛
而紛亂之意纔說个行字便有名有跡有名則
喪實矣風波易以動者言其易至於紛々而不
已也實喪易以危者言實不副名或成患害也

無由無端也。忿怒之言多是造設。初無端由。故曰忿設無由。偏辭一偏之見也。危巧言語只是說得一偏。故曰巧言偏辭。獸死不擇音言。獸死之時其聲音又何所擇。此譬喻忿設巧言之人。纔至於爭競。則言語之出皆不暇簡擇。今諺所謂相罵無好語是也。氣息沛然者怒也。厲狼戾也。怒氣既起。則狼戾之心並生。我既如此。則其應我者。以我之尅核太至。必生不肖之心。或時至於相戕相賊。亦皆為怒所使。而不知其然矣。既為怒所使。而不自知。又何暇計其終。自此

上皆言世情或因好成惡。故牽引說至此。余故法言曰。無遷令。無勸成。過度益也。遷令勸成殆事。美成在久。惡成不及。改可不慎與。且夫棄物以遊心。託不得已以養中。至矣。何作為報也。莫若為致命。此其難者。

到此又引古書之言。就奉使事上結。令君命也。無遷移其令。即所謂傳其常情也。若受其命令。而私欲圖成。或至遷改其說。則不可專之成不。成亦聽其自然。不可強欲其成。故曰無勸成。益求多也。纔於平常心上。起个過當之念。便是求

多求益。此便不可過度者。過其常度。即過當也。遷令勸成。皆是過度之念。則其謀事也必危。故曰殆事。人之相與。要好極難。初非一日可成。必須悠久而後定。故曰美成在久。一言之不相投。一事之不相順。有不轉步而便成惡者。故曰惡成不及改。此意蓋謂要相惡甚易。要相好甚難。所以尤當慎也。我若乘事物之自然。而遊其心。事於自然。託不得已而應之意。以養其中心。則此為極至矣。又何必有所作為。而後歸報耶。報反命也。作為過度。以求益也。致命者言以真實。而致君命於衛也。言汝之行也。莫若只以真實。致其君之命而已。不可過為思慮。論其成與不成也。即此真實致命。便是難能之事。汝須要能盡此。方可就此。又著一難字。蓋謂處此亦難矣。所謂遊於殼中之央者。中地也。此篇名以人間世者。正言處世之難也。看這一段。曲盡世情。非莊子性地通融。何以盡此曲折。說者以莊老只見得道心。惟微一截。無人心惟危一截。此等議論。果為如何。但讀其書。未子細。顏闔將傳衛靈公太子。而問於蘧伯玉曰。有人於

無町畦無畦
無疵無過地
物亂之白

此其德天殺與之為無方則危吾國與之為有方
則危吾身其知適足以知人之過而不知其所以
過若然者吾柰之何蘧伯玉曰善哉問乎戒之慎
之正汝身哉形莫若就心莫若和雖然之二者有
患就不欲入和不欲出形就而入且為顛為滅為
崩為蹶心和而出且為聲為名為妖為孽彼且為
嬰兒亦與之為嬰兒彼且為無町畦亦與之為無
町畦彼且為無涯亦與之為無涯達之入於無疵
顏闔將為太子之傅而求教於伯玉有人於此
者指太子也其德天殺猶言天奪其鑑也殺猶
銷鑠也隕霜殺草之殺言其德性為造物所銷
鑠也無方無法度也言彼為敗度敗德之事縱
而不問則將來必危吾國若欲救正之則其禍
必先及我太子之智能知人之過而自為過惡
則不知改柰之何者吾無如之何也正汝身者
言且就自家身上理會起就從也隨順之也和
調和也誘導之也外為恭敬隨順之形而內則
盡我調和誘導之心故曰形莫若就心莫若和
莫若者言求其方法無出於此也雖然一轉又
妙之二者和與就二者也隨順而與之為一則

是就而入也。有誘導之心，而圭角稍露，則是和而
出也。就而至於入，則和自家都放倒了。故曰：為顛
為滅，為崩為蹶，和而至於聲名出，則彼必忌害，必成
殃禍。故曰：為聲為名，為妖為孽。此處文最奇。嬰兒者，如無知小兒然也。無町畦者，無
畔岸也。言其跌蕩而無繩準也。無涯者，無涯際也。言為事
不想到盡處如何也。嬰兒無町畦，無涯皆形容無知妄為之人。
彼方如此無知如此妄為，我且順之。故曰：亦與之。到其有可覺悟
處，就加點化，使之躍然醒悟，或可以入無疵之地。

達之者覺悟之也。無疵者無過也。昔艾軒於此嘗言：莆中曰：有人父死不葬，蕩其田業以恣所欲。田且盡，親戚憫之，斂錢以給其葬。彼陽相許，又以其錢行前所為。眾親皆忿之，有族人焉出而與之遊，任其所為。一夕酣飲，至于極歡，撫其背曰：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其人翻然而悟，慟哭而歸，遂葬其父。卒為善人。正此處道理。

汝不知夫螳螂乎？怒其臂以當車轍，不知其不勝任也。是其才之美者也。戒之慎之，積伐而美者以

犯之幾矣。汝不知夫養虎者乎。不敢以生物與之。為其殺之。怒也。不敢以全物與之。為其決之。怒也。時其飢飽。達其怒心。虎之與人異類。而媚養已者。順也。故其殺者。逆也。夫愛馬者。以筐盛矢。以蠅盛溺。適有蚤。而拊之。不時。則缺銜毀首。碎曾。意有所至。而愛有所亡。可不慎耶。

此下又說幾了。辟喻螳螂恃其才之美。欲以其臂當車轍。此喻小才自矜。以當大事。鮮不敗者。積屢也。伐誇也。幾危也。屢誇其才美。以犯世人之忌者。必危其身。故曰積伐而美者。以犯之幾矣。虎之性易怒。故養之者。必調和。去其怒心。以

虎而於養已者。亦有媚愛之意。此無他。只是順之而已。若逆之。則必為所傷矣。故曰其殺者逆也。筐。竹器也。蠅。灰泥之器也。以此盛其屎溺。可謂愛之。忽有蚊蚋聚於其身。不能隨時搏拊而去之。則其馬必至決去。銜勒毀碎。其身首上。齧絡月題之類。此其中心之怒。忽然而至。則前日之愛。皆忘之矣。僕緣者。僕之然。緣聚也。亡與忘同。此蓋美成在久。惡成不及。改之意。人之相處。有終身從遊。而一語至於為仇者。此言處世之

難也。看葉公子高與顏闔一段便見此篇名作人間世分曉。

匠石之齊。至乎曲轅。見櫟社樹。其大蔽牛。繫之百圍。其高臨山十仞。而後有枝。其可以為舟者。斲十數觀者。如市。匠伯不顧。遂行不輟。弟子厭觀之。走及匠石。曰。自吾執斧斤。以隨夫子。未嘗見材如此其美也。先生不肯視行。不輟。向耶。曰。已矣。勿言之矣。散木也。以為舟則沉。以為棺槨則速腐。以為器則速毀。以為門戶則液。櫟以為樹則蠹。是不材之木也。無所可用。故能若是之壽。匠石歸。櫟社見夢。

曰。汝將惡乎比予哉。若將比予於文木耶。夫柎梨橘柚。果蓏之屬。實熟則剥。仁則辱。大枝折。小枝泄。此以其能苦其生者也。故不終其天年。而中道夭。自培擊於世俗者也。物莫不若是。且予求無所可用久矣。幾死。乃今得之。為予大用。使予也而有用。且得有此大也耶。且也。若與予也。皆物也。柰何哉。其相物也。而幾死之散人。又惡知散木。

曲轅山名也。櫟木名也。社之中有此櫟木也。論語曰。夏后氏以松。周人以栗。古者社中皆必以大木為主。繫之以手量之也。兩手合而圍之為

一園百園大也十仞高也枝可為舟則其身可知矣厭觀者言觀至於厭足而後已也散木者言無用散棄之木也液滿其液出而滿之然也樹柱也立木以為柱故曰樹文木者言木之可觀而可為用者也櫟社見於匠石之夢曰汝以我為散木則是以文木而比量我也相梨橘柚果蓏皆文木之可食者故為人摧折是以其能而害其生能者可用之才也吾之求無所用久矣而汝乃今知之幾死為匠石之言也猶今之曰人罵人以半死漢也為予大用者言我之無用乃我之大用所以全其生也我若有用則人伐之及矣又安能至此大乎且也只是且字之意添个也字若與予皆物者匠石雖入我雖櫟樹皆天地間一物汝何獨以物相譏故曰若與予也皆物也柰何哉其相物也一句之中四个也字一个哉字此皆莊子文奇處汝亦無用之人何譏我無用之木故曰幾死之散人又惡知散木

匠石覺而診其夢弟子曰趣取無用則為社何邪曰密若無言彼亦直寄焉以為不知已者詬厲也

不為社者。且幾有翦乎。且也。彼其所保。與衆異。而以義言之。不亦遠乎。

診。占也。弟子聞其夢中之言。乃曰。此木之志趣。若取於無用。則何必用。而為社。密者。猶言汝閉口勿言也。彼指櫟也。社所以為社者。亦直寄寓而已。豈料今日。又為汝不知己之人。以為社而詬厲之。詬罵厲責辱也。使其縱不為社。亦豈有人翦伐之。彼之所保。自與衆人不同。而汝乃以義理求其毀。言相去遠矣。所保猶言所守也。且幾有翦乎。此幾字與殆字同意。

南伯子綦遊乎商之丘。見大木焉。有異。結駟千乘。隱將芘其所賴。子綦曰。此何木也。此必有異材。夫仰而視其細枝。則拳曲而不可以為棟。梁俯而視其大根。則軸解而不可以為棺槨。咕其葉。則口爛而為傷。嗅之。則使久狂醒。三白而已。子綦曰。此果不材之木也。以至於此。其大也。嗟乎。神人以此不材。宋有荆氏者。宜楸栢梨。其拱把而上者。求狙狝之枝者。斬之。三圍四圍。求高名之麗者。斬之。七圍八圍。貴人富商之家。求禪傍者。斬之。故未終其天年。而中道夭於斧斤。此材之患也。故解之以

牛之白額者與豚之兀鼻者與人_中有痔病者不可
以適河此皆巫祝以知之矣所以為不祥也此乃
神人之所以為大祥也

此段與前段同但就中又紬繹數句別說話見
大木焉有異者言其大有異於尋常也雖有千
乘之駟馬隱於此樹之下而求其所蔭蔭亦能
庇之故曰隱將庇其所賴庇自我庇物也賴彼
求蔭於我也軸解不實也如今芋莖然啜食紙
反以舌啜之則爛人之口以鼻嗅之則着人如
醉言其嗅也此木惟其不才所以能全其生至
於如此其大古之神人所以全其生者亦以此

不才而已故曰神人以此不才嗟乎嘆羨而言
之也

荊氏地名也楸栢桑三者可用之木也前言可
食之木此言可用之木宜地氣所宜也杙樁也
斲屋棟也高名大家也高明之家鬼瞰其室二
字本同但明字音同而字異耳禪傍為棺用也
言此地宜所之木或拱把而見伐或三圍四圍
而見伐或八圍七圍而見伐言不可得而留
惟其有可用所以自禍如此解古巫祝者書名

也。解之中有曰：牛白額者，豚額折而鼻高者，皆不可以祭河。古者或以入祭河。如西門豹之事，故添痔病，一句莊子好奇，專要添此等說話。適者往也。言不可以之往祭於河也。此三者之不可用巫祝之人，皆以為不祥，而不知惟其不祥，所以免殺身之禍。其在神人觀之，則此不祥乃大祥也。凡此二段皆言處世之難，若求以自見於世，必招禍患，故以此譬喻之。

支離疏者，頤隱於齊，肩高於頂，會撮指天，五管在下，兩髀為脅，挫鍼治繅，足以糊口。鼓筴播精，足以

食十人。上徵武士，則支離攘臂於其間。上有大役，則支離以有常疾，不受功。上與病者粟，則受三鍾與十束薪。夫支離其形者，猶足以養其身，終其天年。又况支離其德者乎？

支離，身體無收拾之貌。疏，其名也。頤，下而至臍，其身曲也。肩反出於頂上，會撮，推髻也。五臟之管皆屬於背，背曲則管向上也。兩髀，腿兩邊也。背曲身下，則髀似其脅也。此形容一廢疾之人。余，挫鍼縫衣也。治繅浣衣也。以此為糊口之計。鼓筴，以箕簸米也。播去其麤而得精米，故曰播。

精足以食十人。言其速也。徵召武士選戰者也。攘臂於其間。言選擇不及已也。大役。干役也。不受功。不以此事責之也。功如左氏晉人城杞賦。功於諸侯。戰役之事。既皆得免。而又以病得粟。與薪。此亦以不才自全之意。支離其德。言至人之德亦如此。支離者。以無用為大用也。此與不才之木亦同意。

孔子適楚。令狂接輿遊其門。曰。鳳兮鳳兮。何如德之衰也。來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天下有道。聖人成焉。天下無道。聖人生焉。方余之時。僅免刑焉。

福輕乎羽。莫之知載。禍重乎地。莫之知避。已乎已乎。臨人以德。殆乎殆乎。盡地而趨。迷陽迷陽。無傷吾行。吾行卻曲。無傷吾足。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無用之用也。

此段因論語所有。借以譏侮聖門也。來世既不。可待。已往之世。又不可追。既生斯世。而為斯人。時既不可為。則當自晦而已。於此而強懷救世之意。非知時者也。故曰德衰。天下有道。則聖人。可以成其功。天下無道。則聖人全其生而已。若

今之時亂世也。但以苟免於刑為幸耳。又何敢
佗求乎。故曰方今之時。僅免刑焉。處亂世而僅
免刑。以全其生。此特一羽之福。而汝亦不知有
之。載受而有之也。亂世之禍。苟及其身。常至殺
戮。是重於地也。而汝亦不知避之。韓詩曰。榮華
不滿眼。殃禍大如屋。即此意也。

已乎已乎。猶言休々也。以德自尊而下臨他人。
取禍之道也。殆乎危乎也。畫地而趨。言其自拘
束。以自苦如畫地而行焉。陽明也。人之本性本
來光明。汝迷而失之。則必至行於世而有傷。卻
曲者。言回獲避就。也不能任真直道而行。如此
回獲避就。則必至於傷吾足。傷吾足者。言其不
可行也。

山木以有用而招斧斤之禍。是自取寇傷也。膏
火以明而可用。自取煎熬。桂因可食而後人伐
之。漆因可用而後人割之。此皆不能自隱求名
於世。以招禍患者之譬也。故曰人知有用之用
不知無用之用。

莊子內篇人間世第四

莊子內篇德充符第五
回斂極遠則必至然則吾以斂吾以皆言其不
曲者言回斂極遠則必至然則吾以斂吾以皆言其不
曲者言回斂極遠則必至然則吾以斂吾以皆言其不
曲者言回斂極遠則必至然則吾以斂吾以皆言其不
曲者言回斂極遠則必至然則吾以斂吾以皆言其不
曲者言回斂極遠則必至然則吾以斂吾以皆言其不
曲者言回斂極遠則必至然則吾以斂吾以皆言其不
曲者言回斂極遠則必至然則吾以斂吾以皆言其不
曲者言回斂極遠則必至然則吾以斂吾以皆言其不
曲者言回斂極遠則必至然則吾以斂吾以皆言其不

莊子內篇德充符第五

符應也有諸已則可以應諸外充足也德足於已則隨所應而應也

魯有兀者王駘從之遊者與仲尼相若常季問於仲尼曰王駘兀者也從之遊者與夫子中分魯立不教坐不議虛而往實而歸固有不言之教無形而心成者耶是何人也仲尼曰夫子聖人也丘直後而未往耳丘將以為師而况不若丘者乎奚假魯國丘將引天下而與從之常季曰彼兀者也而王先生其與庸亦遠矣若然者其用心也獨若之

何

常季孔子弟子也。中分魯者言魯人之從夫子者半而從駘者半也。立不教與弟子立而無所教坐不議與弟子坐而無所言而往從之者皆空虛未有所見。一見而歸即充然而有得矣。無形無所見也。心成心感之而自化成也。常季見其如此故疑以為問。仲尼曰夫子指王駘也。直後而未往言我欲往見之特尚遲耳。如其者且將師之。况它人乎。奚假。豈特也。引天下言欲率天下之人皆師之也。彼兀者也。而王先生是一

向王勝也。言其如此猶勝於先生。則與常人亦遠矣。先生指孔子也。庸常人也。

仲尼曰死生亦大矣而不得與之變。

死生亦大矣。此五字乃莊子中一大條。貫釋氏一大藏經只從此五字中出。所謂死生事大如救頭然是也。不得與之變者死生之變雖大。而此心不動亦不能使我與之變也。不得不能也。與之變者隨之而變也。此語謂出於孔子乃莊子之寓言。儒家闢以為異端者謂其於它事皆不講明而終身只學此一件。其說甚正。然釋氏

之學正以下愚之人貪著昏沉而不可化故以此恐懼之而使之為善耳其教雖非其救世之心亦切為吾儒者不容不關其說而亦不可不知其心也彼以人無貴賤所畏者死耳故欲以此脅持之使入於道或謂釋氏畏死而為此學失其心矣

雖天地覆墜亦將不與之遺審乎無假而不與物遷命物之化而守其宗也

天地覆墜猶大傳言乾坤毀也遺者落也言天地雖墜而我亦不與之墜落亦猶前所謂入水

不濡入火不熱讀莊子之書與語孟異其語常有過當處是其筆法如此非真曰天地能覆墜也審者明也見之盡也無假者實也如此等句皆莊子下字造語之妙處若言明乎實則拙矣不與物遷與不得與之變不與之遺同命物之化者言萬物之變化皆受命於我此猶禪家所謂心迷法華轉心悟轉法華也宗者言萬物之始也守其宗者言斯人之所守在於萬物之始亦猶前所謂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之意莊子之書如宗字只訓始字求其意則不止曰

始而已。如此讀得方見其妙處。守其宗者全體也。游其和者太用也。

常季曰：何謂也？仲尼曰：自其異者視之，肝膽楚越也；自其同者視之，萬物皆一也。

常人不知萬物之同，出於一初。雖其肝膽亦自分楚越，知其同，出於一初，則萬物皆與我為一也。此兩句看宅下語，開闔處前後能文之士用此機關者不少。蓋莊子之書非特言理微妙，而其文獨精絕，所以度越諸子。

夫若然者，且不知耳目之所宜而遊心乎德之和。

耳於聽宜也，目於視宜也。彼能如此，則不獨以

耳聽，不獨以目視。此禪家所謂六用一原也。音

豈可觀而曰觀世音。此雖異端之言，而皆有深

意。德之和者與天地四時同也。此和字非若中

庸所謂中節之和而已。讀此書當別具一隻眼。

物視其所一而不見其所喪，視喪其足猶遺土也。

物視其所一而不見其所喪，言其觀於萬物無

欠缺，即讀夔虻一段便是此意。此又翻公文軒

介與之說也。遺土猶言如土之自遺隙而不知也。

常季曰：彼為已以其知，得其心，以其心得其常心。

最也

物何為最之哉

為已脩身也。以其智言，人有此識智，則能脩此身，得其心，以其心者，言有此知覺之心，則能得其本然之心。本然之心，與知覺之心，非二物也。特如此下語耳，其意蓋謂人皆有智，人皆有心，苟能盡之，則可以為已，可以得心，亦是常事耳。故曰得其常心，最者尊之也。不曰尊而曰最，此莊子之文，所以奇也。物，人物也。

仲尼曰：人莫鑿於流水，而鑿於止水，唯止能止衆。止。

流水止水，皆以喻心。流者不能止者，也能止其心，所以獨賢於人。衆人以欲止之心，就其求止焉，惟斯人則能之。故曰：惟止能止衆。止此一句，蓋言未能安其心之人，而求教於彼，彼乃能教之，而使之安，却如此下六字，豈不奇哉！禪家所謂將心來與汝安，學者曰：求心了，不可得其師。曰：與汝安心，竟便是此一段話。受命於地，惟松柏獨也；在冬夏青，受命於天，惟舜獨也。正幸能正生，以正衆生。以松柏比舜，以舜比王駘，但言其得於天者獨。

異於衆人故能正其所生以正衆人之所生此
生字只是性字或曰舜豈可比王駘若如此讀
莊子是癡人前說夢也

夫保始之微不懼之實勇士一人雄入於九軍將
求名而能自要者而猶若是

徵證也驗也保守也守其始初之一語而必有
證有驗只一信字却如此下句不懼下著一實
字無此實則不能不懼矣九軍者言衆兵也或
戰國之時有爲九陣者亦未可知不必拘天子
六軍諸侯三軍之說自要自信也荆軻聶政之

徒求名而自信者也彼惟守此一信且能不變
於死生而况有道者乎此一段今觀佛書中有
坐罽毘守虎穴者亦只此不懼之實而已莊子
如此等處皆有所見非特寓言也

而况官天地府萬物直寓六骸像耳目一智之所
知而心未嘗死者乎

官天地天覆地載天生地成各職其職而已府
者聚也萬物隨其所聚而聚此即天地與我並
生萬物與我爲一之意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
亦是府萬物之意但語脈有不同耳寓六骸者

言六骸者。吾所寄也。像耳目。與不知耳目之所
宜同意。目像目而不止於視。耳像耳而不止於
聽。故曰像耳目。一知之所知。上音知。下音知。知字。智者得之
於性。知者智之用也。以其得於天者。而無所不
知。故曰一智之所知。心無所見曰死。
彼且擇日而登假。人則從是也。彼且何肯以物為
事乎。

登外也。假至也。註音賈音遐皆誤。彼豈擇日而
至於道乎。言不擇日而外。至於道無時而不在
道也。即道不須更離之意。人之所以從學於王
駘者。從是而已。此是字重以物為事物者。人也。
言彼豈肯以為人為事乎。蓋人自求學於彼。彼
何嘗求以教人。

申徒嘉兀者也。而與鄭子產同師於伯昏無人。子
產謂申徒嘉曰。我先出則子止。子先出則我止。其
明日又與合堂同席而坐。子產謂申徒嘉曰。我先
出則子止。子先出則我止。今我將出。子可以止乎。
其未耶。且子見執政而不違。子齊執政乎。申徒嘉
曰。先生之門。固有執政焉。如此哉。子而悅子之執
政。而後人者也。聞之曰。鑑明則塵垢不止。則不

明也。久與賢人處，則無過。今子之所取大者，先生也。而猶出言若是，不亦過乎？子產曰：子既若是矣，猶與堯爭善，計子之德，不足以自反耶？

我出子止，子出我止，欲其相避也。申徒嘉又不如其約，不違者，不避也。齊者同也。執政自謂也。言子與我同出入，則與執政同矣。後人者，先已也。先已而後人，則是貴我而賤物，有學問則見識廣大，取者求也。言子學於先生，將求以廣其見識，乃淺狹如此乎？取大兩字佳。與堯爭善四字最奇。言子既兀矣，縱能為善，得如堯乎？自反言其不自量也。

拜吾射人

申徒嘉曰：自狀其過，以不當亡者衆，不狀其過，以不當存者寡，知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唯以德者能之。遊於羿之彀中，中者，中地也。然而不中者，命也。人以其全足笑吾不全足者衆矣。我怫然而怒，而適先生之所，則廢然而反。不知先生之洗我以善耶？吾與夫子遊十九年矣，而未嘗知吾兀者也。今子與我遊於形骸之內，而子索我於形骸之外，不亦過乎？子產蹇然改容，更貌曰：子無乃禴狀述也。聲述其過，以為是不當亡者，衆人皆然。

不言其過以為不當存者已鮮矣。唯_レ有德者知
事事有命。豈人之所能奈何哉。此三句是三等
人。若命順命也。遊_レ殼中。數語極奇絕。此易所謂
履_レ虎尾也。老子曰。吾有大患為吾有身。人之生
世動是危機。易以虎尾喻已為奇矣。而莊子曰。
羿之殼中。々々者。張弓而射。箭端所直之地也。
善射莫如羿。殼中乃其必中之地。喻世之危如
此。况在戰國之時。此語尤切心。幸而不中者命
也。廢然乃自失之意。言其怒至此盡失去之。反
歸也。言一見先生而歸。皆失其所以怒矣。洗字

踵見仲尼之

甚佳。言以善道告我。如洗滌我而不自知也。形
骸內外。一句最好。此皆前書所未有者。稱者謂
其能言也。如左傳所謂。魯人以為敏。
魯有兀者。叔山無趾踵見仲尼。仲尼曰。子不謹前
既犯患。若是矣。雖今來何及矣。無趾曰。吾惟不知
務而輕用吾身。吾是以亡足。今吾來也。猶有尊足
者存。吾是以救全之也。夫天無不覆地無不載。吾
以夫子為天地。安知夫子之猶若是也。孔子曰。丘
則陋矣。夫子胡不入乎。請講以所聞。無趾出。孔子
曰。弟子勉之。夫無趾兀者也。猶務學以復補前行

之惡而况全德之人乎無趾語老聃曰孔丘之於至人其未耶彼何實實以學子為彼且蘄以誼詭幻怪之名聞不知至人之以是為已桎梏耶老聃曰胡不直使彼以死生為一條以不可為一貫者解其桎梏其可乎無趾曰天刑之安可解

踵見繼見也不知務猶言不曉事也尊足者性也尊足二字下得奇所可貴者不在形骸之外也實云司馬云恭貌是也誼詭幻怪只言好名而已已桎梏者言名為已之累也天刑之猶天罰之不與之以道也莊子借孔子以為言或抑

或揚皆寓言也但如此段曰無趾兀者也猶務學以復補前行之惡而况全德之人乎此語亦有益於世教死生為一條不可為一貫即齊物篇可乎不可乎不可之意

魯哀公問於仲尼曰衛有惡人焉曰哀駘宅丈夫與之死者思而不能去也婦人見之請於父母曰與為人妻寧為夫子妾者十數而未止也未嘗有聞其唱者也常和人而已矣無君人之位以濟乎人之死無聚祿以望人之腹又以惡駭天下和而不唱知不出乎四域且而雌雄合乎前是必有異

惡醜也

郭註無人字

望者飽也

乎人者也。寡人召而觀之，果以惡駭天下，與寡人
處不至以月數，而寡人有意乎其為人，也不至于
期年，而寡人信之。國無宰，寡人傳國焉。悶然而後
應，汜而若辭，寡人醜乎卒，按之國無幾何也。去寡
人而行，寡人卹焉。若有亡也，若無與樂是國也。是
何人者也。

惡人者形醜者也，不倡常和言，其無勞作為也。
無君人之位者言其無貴權也，聚祿富也。望人
之腹者飽也，望滿也。月盈曰望，看此等下字，莊
子之筆端，豈可及哉。知不出乎四域，言其所知

非出於世外也。雌雄合其前，與物狎也。此即醜
鳥不驚之意，悶然無意而答之意。汜者無繫著
之意，寡人醜乎醜者愧也。授之國者，授以國政
也。卹焉若有亡，即漢王如失左右手之意。

仲尼曰：立也嘗使於楚矣，適見豚子食於其死母
者，少焉胸若背棄之而走，不見已焉。余不得類焉。
余所愛其母者，非愛其形也。愛使其形者也。戰而
死者，其人之葬也，不以妻資，刑者之履，無為愛之
皆無其本矣。為天子之諸御，不爪翦，不穿耳，取妻
者止於外，不得復使，形全猶足以為余，而況全德

之人乎。今哀駘它未言而信無功而親使人投已國。惟恐其不受也。是必才全而德不形者也。

豚子之喻。謂人之愛惡不在於形骸之羨惡也。

胸若驚貌。不得類者不似始者也。已身也。言不見其身得似始者。故如此分下兩句。此皆莊子

弄筆處。愛使其形之說。若以名教律之。此語大有罪。豈古人所謂事死如事生。不忍死其親之

意。此皆其形容之文。時有過當處。不可以此律

之。亦不可不知其非也。戰死不用翼。非行禮之

喪也。資用也。別者於履而無所愛。外飾無所施

也。此亦形容有德在內。不在外之意。天子之御

不爪翦。不穿耳。不脩飾。而全其形之意。新娶者

免役。禮記有之。不得復使言官中。不得役之也。

此借全形以形容全德之義。

哀公曰。何謂才全。仲尼曰。死生存亡窮達。貧富賢

與不肖。毀譽飢渴寒暑。是事之變。命之行也。日夜

相代乎前。而知不能規乎其始者也。故不足以滑

和。不可入於靈府。使之和豫。通而不失於兌。使日

夜無卻。而與物為春。是接而生時乎心者也。是之

謂才全。

此段歸結在才全德不形一句。前言死生亦大，而不得與之變於此，又以死生存亡窮達貧富，毀譽飢渴寒暑等，總言之。此是細繹發越處。規者求也。此等事之變，天命之行，日夜相更迭於目前。雖有知者，亦不能求其始，不過曰自然而已。然亦不足以滑和者，言不能滑亂曾中之和也。只是不得與之變，一句不入於靈府者，不動其心也。和豫通三字，一意豫悅也。通流通也。心既不動，則使之自然和順豫悅流通而不失其兌。兌亦悅也。此一句便是莊子之文和豫通。猶曰：

周編咸也。見後篇。日夜無卻者，言日新而不已也。卻止也。與物為春者，隨所寓而皆為樂也。物事物也。此春字與兌字同。接而生時乎心者，即佛經所謂無所住而生其心也。接猶感也。時猶時中之時也。隨事之所感而應之，不偏不滯，故曰生時於心才者，質也。如孟子曰：天之降才也，才全猶言全其質性也。

何謂德不形？曰：平者水停之盛也。其可以為法也。內保之而外不蕩也。德者成和之脩也。德不形者，物不能離也。哀公異日以告閔子，曰：始也吾以商

面而君天下。執民之紀而憂其死。吾自以為至通矣。今吾聞至人之言。恐吾無其實。輕用吾身而亡吾國。吾與孔丘非君臣也。德友而已矣。

德不形者言其德無所可見也。水停則平。則可以為法。之準則也。內保停也。外不蕩止也。即前所謂鑑於止水者。又如此。變下其文。和者中和之和也。成者全也。全此性中之和。是其德之脩也。德不形。隨事物而見。言其無所往而非德。非一端所可名。故曰德不形者物不能離也。執民之紀四字佳。即是執國之柄。憂其死者言能

愛民也。哀公安得南面而君天下。此皆莊子下

筆過當。不照管處。非君臣也。德友而已矣。與孟

子友之云乎。意同。皆是寓言。不可以實求之。

闔跂支離無脰。說衛靈公。々々說之。而視全人。其

脰肩々。雍菴大癭。說齊桓公。桓公說之。而視全人。

其脰肩々。故德有所長而形有所忘。人不忘其所

忘而忘其所不忘。此謂誠忘。

闔跂。曲背也。支離。偃之貌也。無脰。無唇也。偃。曲

缺唇。醜之甚也。肩々者。細長之貌也。雍菴。大癭

項瘻者也。此兩句皆喻人之好惡。不在於形骸。

之外。僂齋之人。得意於君。視全人。反不如之。故曰德有所長。形有所忘。言愛其德而忘其形。人不忘其所忘。而忘其所不忘。此兩句極佳。即孟子子一指。不若人之喻。所可忘者。形也。所不可忘者。德也。誠忘者。真忘也。知有形。不知有德者。真忘也。

故聖人有所遊。而知為孽。約為膠。德為接。工為商。聖人不謀。惡用知。不斲。惡用膠。無喪。惡用德。不貨。惡用商。四者。天鬻也。天鬻也者。天食也。既受命於天。又惡用人。

聖人有所遊。々者。即所謂心有天遊。是也。知。去以智。處事也。約。以禮。自檢束。工。藝能也。孽。蓄孽也。膠。沉也。固也。接。々於外。而忘其內也。商。賈也。知。所謂買名於天下也。心有天遊。則知此四者。皆吾之累矣。聖人無所謀於世。則不用智矣。不斲削。而自合於理。則不用約矣。守其內。而無事乎外。則不用德矣。不貨者。不求售也。則不用藝能矣。四者。不謀。不斲。無喪。不貨也。天鬻。天食。天祿也。猶言天爵也。既受命於天。又惡用人。猶言有天爵。而不求人爵也。

以接而生時乎其心才全而德不形一智之所
知由前言之三字皆是好字到此段接德智又
成不好字此鼓舞其筆不照前後所以為異端
之書

有人之形無人之情有人之形故群於人無人之
情故是非不得於身眇乎小哉所以屬於人也
乎大哉獨成其天惠子謂莊子曰人故無情乎莊
子曰然惠子曰人而無情何以謂之人莊子曰道
與之貌天與之形惡得不謂之人惠子曰既謂之
人惡得無情莊子曰是非吾所謂情也吾所謂無

醒者睡
授

情者言人之不以好惡內傷其身常因自然而不
益生也惠子曰不益生何以有其身莊子曰道與
之貌天與之形無以好惡內傷其身今子外乎子
之神勞乎子之精倚樹而吟據槁梧而瞑天選子
之形子以堅白鳴

此段乃莊子與惠子問辨之言有人之形以下
乃莊子尋常有此言惠子因而問之也群於人
者言與人同類也是非不得於身者言無入而
不自得超出於是非之外獨成其天與天為徒
也言人能外於是非無入不自得則與天為徒

而所造者大矣。天與之形者，有物也。道與之貌者，物必有則也。吾所謂無情者，不以好惡之情而內傷其身者。有益則有損，常因自然則無所益，亦無所損矣。言有餘不足，皆為病。益生者，有餘之病也。好惡出於自然，而無所著，則無所損益矣。惠子曰：不益生，何以有其身？是以益生為資生，非莊子之意也。莊子與惠子為至密之友，惠子博學而好辯，故莊子以外神勞精譏之。外神者，神用於外也。猶言神不守舍是也。槁梧，枯木以為几也。瞑倦也。堅白，辨之名也。選授也。

言天授子之形，而子乃自苦如此，何也？只一鳴字，韓文公就此抽出一篇序，如許其妙。莊子安得不為作者。

莊子內篇德充符第五

莊子膚齋口義卷之二

莊子卷之二
五十一

華子內篇卷之五

華子內篇卷之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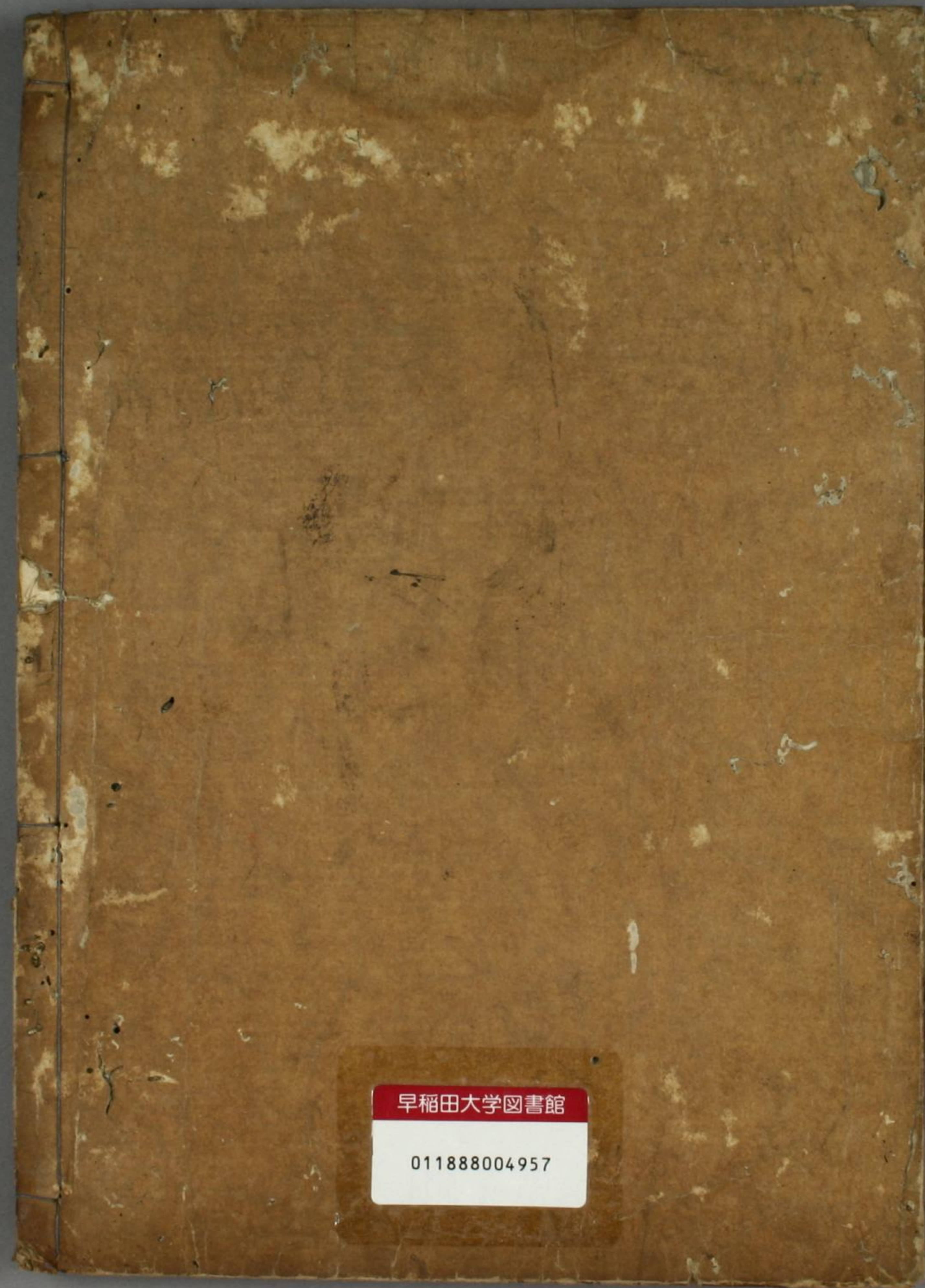
華子內篇卷之五

華子內篇卷之五

華子內篇卷之五

華子內篇卷之五

華子內篇卷之五



早稲田大学図書館

011888004957